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三卷第五期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本會緊要通告

會員諸君鑒　南京大會議決刊行會員通訊錄事，已在上兩期月刊上發表過，想來諸君都是知道的了。現在我們兩人受執行部的委託，辦理刊行通訊錄的事情，爲要實行起見，所以特定幾條辦法告訴諸君，務請諸君履行爲幸。順祝

諸君安好

楊賢江
沈澤民同啓

辦法如下

一　請諸君把致會員全體或會員個人的通信稿寄來。（最好諸君寫致個人的信時用複寫紙，以一份寄受信人，以一份寄我們）

二　請諸君最好至少每隔三個月把生活狀況擇要寫個報告，寄給我們代爲刊出。

三　願意把日記發表的，亦請寄來。

四　照大會議決，請先匯一元來以作印費。

五　來稿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楊賢江收。

六　我們預定每三月出一次通訊錄，但看材料多寡，臨時再當斟酌

教育學是科學了！

余家菊

◉幾項實例

◉兩個信條

教育學是科學了！教育學早已是科學了！於今還提起這個題目，教育家們看見了，必以作者爲眞正無聊。可是從實際上看，教育界眞能將教育看作一個科學嗎？中有多少人承認教育是一項學問的？教育論壇上能時時不忘教育的議論應有科學的根據嗎？否！直覺的言論多着呢！空想的言論多着呢！武斷的言論多着呢！以教育事業爲「尾閭」的多着呢！以教育界爲候補地的多着呢！以教育事業爲「人所同能」的多着呢！以爲教育事業祇能「神而明之」的多着呢！總之，Study education as a Science 的空氣，還稀薄的很！還祇是初從太平洋外被微微的春風吹來了一點！委身教育者的第一責務就在解除緊縛的衣襟，以迎受此宜人的和風！

教育久爲附屬的學術，附屬於哲學之下，附屬於倫理學之下，附屬於神學之下。許多承認教育是科學的人，亦不過是說：教育是根據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的。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與教育學有甚深的歷史源淵，而且至今仍保持其密切的關係，這極彰有較著，毫無疑義。然而於今日教育學底進步上，我們有不容忽視的，卽是教育學已不復如前此之專事依賴其他的科學——如心理生物等，——實已一變而爲獨立的科學了。他需要別種科學底幫助，正如一切科學之不能孤立一樣；他能爲獨立的進取，亦正如其他科學不單祇利用別科的研究結果一樣。教育的研究，已進而本科學底精神，用科學的方法了，不復如從前祇從科學上去尋根據。從前的教育學，必待科學有新進步乃能有新發展；現今的教育學，則能爲獨立的研究，而不專事「坐享他人之成」。然則「教育學是科學了」一語，不應再解作教育學是「科學的」，而應解作教育學是科學——獨立的科學。（在英文「科學的」爲 Scientific「科學」爲 Science，前者祇表示有科學的屬性而已。）

「科學的」與「科學」之分雖不可不辨，然而他倆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並無性質上的矛盾。既成爲「科學的」，就易成「科學」

了，要使之成爲「科學」，而使之先成爲「科學的」，亦是合於自然的路徑。若能使之成爲「科學的」，再求使之成爲「科學」，亦就易於反掌。以故我們頗不必斤斤於教育是否獨立的科學，而祇希望大家都從科學的見地去研究教育，而打破我們得自先天之籠統的，直覺的，空想的習慣；若能使人們勿謂教育中事，甚易易也，教育底前途就萬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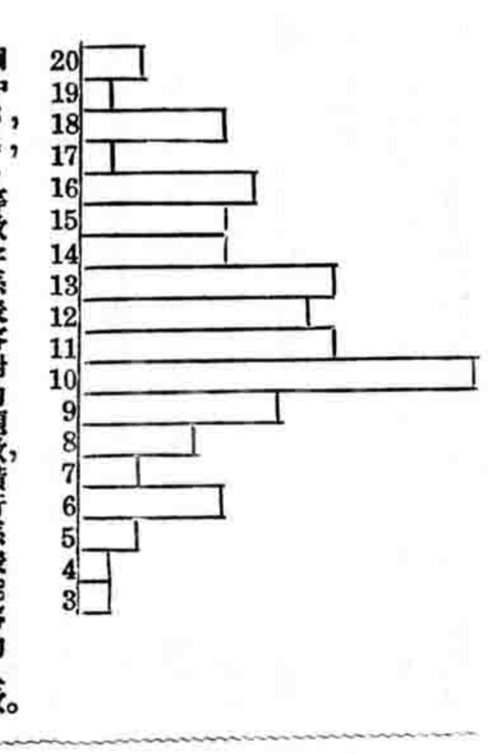
教育學已成爲科學了，如何證之？要將教育當作科學去研究，又將怎樣研究？我們且舉幾個實例看看，聊爲發端而已，愼勿以此卽盡了教育學底能事。我們平素讀書，所受於抽象理論的感動不及所受於具體事例者那麽强，而且所感的興味亦時或大相懸殊，我現在捨理論而談實例，或者亦是大家所樂意的？

教育理論上有所謂個性教育，涵義甚廣，而主張課業底分量應合於各個兒童底能力，卽其涵義之一。究竟同年齡同學級的兒童，其能力之差異有多麽大？我們時常將人們分作上智，下愚，中人三類，而將學生分做甲乙丙丁四等，究竟三類與四等的分法是否正確？有人主張用分團教法，將一級的兒童分做若干團，視各團能力如何，而定課程進度的標準，究竟此種辦法有多少真理？凡此種種疑問，都有待於科學的教育學來解答。教育學者有用加法試驗以判定兒童能力的差異的。其法係用若干同樣的問題，命若干兒童於等長時間內作之，以視兒童中加法能力最大的有多少？最小的有多少？最優兒童與最劣兒童相差多遠？從最優兒到最劣兒中間可分幾等。請舉桑代克底試驗爲例。桑代克底試驗是行之於第七級生徒的，英國之第七級合我國高小三年級。試驗的結果如下表：

於等長時間試驗兒童加法能力的統計表

答對題數	人數
答對3題者	1人
答對4題者	1人
答對5題者	2人
答對6題者	5人
答對7題者	2人
答對8題者	4人
答對9題者	6人
答對10題者	14人
答對11題者	8人
答對12題者	7人
答對13題者	8人
答對14題者	5人
答對15題者	5人
答對16題者	6人
答對17題者	1人
答對18題者	5人
答對19題者	1人
答對20題者	2人

受試驗的兒童總共八十三名，其中能答對十問題至十三問題的最多，其餘超過此數和不及此數的皆居少數。更爲圖以表之如下：



圖中3，4，5等數字係表答對的題數，橫行係表能答的人數。例如最低之一格，數字3係答對之題目共三個，而橫行□則表示答對此數者一人，餘可數推。若作一『理論的圖形』則如下狀：

從此試驗所得的教訓凡二：一，優等生與劣等生能力相差六倍強。（即令全班盡選優秀的兒童，其相差之度亦必在四倍以上，這是別種試驗所證明的）二，兒童能力的差異，是層級而上的，中間未嘗間斷。不能分做上中下三等，即令分做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亦不十分恰合。由此可見強能力不同的兒童去做同樣的功課，固是愚妄之至；而今之講個別指導與分團教授的，又何嘗能恰合兒童底能量？病根所在，就是由於不曾眞了解兒童。

（附說）這個試驗，見Thorndike's Principle of Teaching，廣學會有譯本名叫教育學，我在開封一師講教授法即用此書爲藍本。至若中間所繪的理論的圖形，則是另外取自Starch'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上述一例，是說明個性問題之科學的研究，申述所及，祇是該種研究之一斑，至若詳細情形，則不是本篇所欲述的。現在且轉換論點，而談一談受課時間的問題。我常見熱心小學教育的朋友們，爲職務異常勤苦，待學生極其眞誠，祇要有可以爲學生謀進步的機會，無不竭力做去，即對於國民班的學生，每日亦必勤

勤懇懇教以六小時三百分鐘的功課，若有功課不十分佳好的學生，又必於夜間爲他開一二小時的補習班。此種不辭勞苦，忠心奉職的精神，實足使人欽仰。我們有不能已於懷疑的，乃在授課時間之多寡，與教授成績之優劣是否有必然的關係？以理論之，兒童教育的着重點，不在知識之獲得而在身心之健全發展，每日受課太多，疲勞過度，恐怕不但於知識無補，且將損傷其健康。又常見學校要注重一種功課，卽將該課的鐘點加多，學生熱心求學的，亦不斷的要求學校加添授課鐘點，以至於每週授課卅六小時，還嫌不足。究竟要促進學業，是否於加添授課鐘點以外，卽無辦法？進一層研究，則如上面所述授課時間的多寡與學業成績的優劣是否有必然的關係？據我之所知，則授課時間多，成績不必好，成績好的，授業時間不必多。這不是我一人底私見，曾有人做過統計的研究。——史通博士 Dr. C. W. Stone 曾研究過二十六個學校底數學成績及其所用於教授數學的時間數。茲將其統計表列下：（統計表附後頁）

表中所列廿二號之學校，其學生底數學的思維力，計算四則的能力，與各校學生相比較，皆居第一位；思維力與四則計算力底平均能率，亦居第一位。每週用於教授數學的時間爲一一五〇分鐘，每週教授各學科的總時數爲九六七五分鐘，用於教授數學的時間爲教授總時間百分之十二。於第一級，每週教一百分鐘的數學，一百分鐘爲本級各科教授總時數底百分之七；於第二級，每週教一百分鐘的數學，一百分鐘爲本級各科教授總時數底百分之六；餘類推。準此本表的讀法，當已明瞭了。

此表所給予我們的第一件教訓，就是教授時間的多少與能力的高低並無必然的關係。試看廿三號學校，教授數學的時間在各校中爲最少，與各校比較，位居第一，全週間所用於此科的不過五〇七分鐘，而與各科教授總時數（七二〇〇）的比例亦最低，僅及百分之七；但是學生底思維力與四則計算力，與各校比較，竟能位居四．五。再看第四號學校，教授數學的時間最多，與各校比較，位居廿六，全週間所用於此科的爲一八五四分鐘，與各科教授總時數（八四〇〇）的比例高至百分之廿二，然而學生底數學的思維力及四則計算力，與各校比較，平均祇能位居十二。我們中有「欲求成績好，須得時間多」的迷信者，可以恍然悟了！學生諸君要求學校加鐘點，是教員要求學校增加薪

學校號數		廿二	廿五	廿三	二十	十七	八	十五	三	廿四	十	一	四	二	廿一	六	十四	十三
成績底比較	平均等級	1	3	4½	5	7½	8	8	9	10	10	11	12	13	13	13	14½	15
	四則算法等級	1	2	4	3	12	5	7	8	18	6	9	20	11	10	14	23	13
	思考力等級	1	4	5	7	3	11	9	10	2	14	13	4	15	16	12	6	17
教授時間底比較(以分爲單位)	耗時多少的等級	14	2	1	15	21	18	16	6	7	5	9	26	17	4	11	12	25
	每週數學科所用的分間	1150.	722.	507.	1161.	1283.	1258.	1173.	944.	950.	921.	1068.	1854.	1247.	865.	1126.	1127.	1626.
	每週各科所用的分間總數	6675.	8700.	7200.	8200.	7300.	9600.	8025.	8025.	8775.	8550.	9375.	8400.	9900.	7650.	9000.	9000.	8475.
	數學時間與總時間之百分比	12	8	7	14	17	13	15	12	11	11	11	22	13	11	13	13	19
各級底時間支配(上層表數學時間內所佔的百分數下層表數學在每週所佔的時間(以分爲單位))	1	7 100	11	11	7 80	2 27	2 25	11	10 125	11	11	11	28 249	8 121	8 80	11	75	11
	2	6 100	7 100	8 90	10 113	12 158	14 233	11 147	9 125	11	7 88	9 130	20 300	12 192	10 100	8 127	8 113	26 388
	3	12 200	9 140	8 90	12 210	20 250	15 250	15 213	11 150	14 200	12 154	13 213	20 306	14 217	10 100	12 177	13 187	23 350
	4	15 250	10 155	8 90	14 240	20 258	15 250	20 292	11 150	17 250	12 184	14 238	24 361	14 255	12 180	18 266	18 263	18 288
	5	15 250	9 130	7 90	15 265	24 300	15 250	17 250	12 165	17 250	14 216	14 238	20 300	15 233	14 210	18 266	17 251	19 300
	6	15 250	13 197	11 141	15 253	23 290	15 250	18 271	16 229	17 250	18 279	15 249	23 332	16 259	13 195	19 290	16 238	19 300

水的法門—因爲薪水是照鐘點算的—，爲什麼你們亦和教員取同一的步調哩?

此表所指示的第二件事，爲各校底修業時間有很大的差異。修業時間最短的，每週爲七二〇〇分鐘(廿三號學校)，最長的爲九九〇〇分鐘(第二號學校)。此處所用的數目是包含休息時間的，所以上述的差異，就是表明學生之在校時間，有的學校

是四個小時，有的學校是五又半個小時。再看教授數學的時數與教授各科總時數的百分比，亦有很大的差異。在第廿三號學校，爲百分之七，在第四號學校爲百分之二十二，其相差之遠，爲三與一之比而稍强。觀此各科時間的分配，每日修業時間的標準，都有精密研究之必要，因循敷衍與以意爲政，皆非科學家應有的態度。

(附說)上面的表及說明是取自 Strayer's A brief cours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同 Strayer and Thonrdike'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年來考試問題，常爲學校難於處置之一事。考試爲考察教授成績及學習成績之一方，於教師教授之改良及學生求學之激勵上，自有其相當的功用，然而舊的考試制度所以爲一般人所厭棄的，實因他不足以担當考察成績的責任。即就分數之給與說，同一學生，在甲校佔優等，在乙校或祗算平常；同一試卷，在甲教師給以九十分，在乙教師或祗給以五十分；即在同一教師，若使他對於同一試卷，前後共爲兩次以上的評判，則其所評定之等第，亦必前後無一同的，而且有時相差很遠。史塔齊 Starch 同伊利奧 Elliott 曾做過一個試驗，拿一份幾何試卷，先後交給一百一十四位數學教師評判。我們知道，各種成績中，最易下確定的評判的，是數學，似乎對於一份數學試卷的評判，不應彼此相去很遠。其實有人給以九十二分，有人給以二十八分，其相去之遠，不可不說是「天淵之別」。科舉時代考試不及第的人，常以命運自慰，我們置身局外，平心一想，亦覺得他們真有幸有不幸呵！茲將史塔齊同伊利奧底實驗統計圖列下：



研究「分數之差異」的人，嘗歸因於四種原因：(一)各校分數標準寬嚴不同；(二)各教師分數標準寬嚴不同；(三)各教師所重視之點不同；(四)等第辨識的精疏不同。總而言之，祇是以主觀爲轉移，並無客觀的準衡，就是差異的究竟原因。以故桑岱克創製「準衡」Scales，以爲批評成績的標準，一洗從來主觀的流弊。準衡上齊備各種程度的標本，一個標本代表程度上的一級；評判成績時，祇取試卷和準衡上的各標本對比，看他近於哪一個標本，即定他爲哪一級的程度。桑岱克最先製的準衡爲書法準衡，西文教育名著，多有引用的。江蘇初等教育研究會所出版之小學校第十號及十一號曾登有江蘇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所做製的國文毛筆書法準衡及文語體綴法準衡欲研究準衡的造法的人，可以買本看看。

• • • • • •

上面所舉者，不過數例而已，試懸想此等學者研究時，其研究是何等繁難，是何等精細！況且教育事業中之應加研究者尚多，人家所已研究者亦甚多，此三數實例，不過是略示端倪，可見教育事業之浩大，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我們果眞不承認教育事業能促進社會底進步，如國內唯物派的社會改造論者之所倡導，那就罷了！不然，要使教育有成績而有進步，就須有人專心教育，不問其他。以故我於教育有兩大信條；一爲教育應爲專門職業，一爲教育應爲終身研究。這兩句話，說來也平淡無奇，可是正如菽粟布帛，受用頗大。無論以教育事業爲「人所同能」之照本宣科，是我們所必須反對的；無論以教育事業爲英雄失意時之噉飯地，是我們所必須反對的；就是志士仁人以教育爲副業，我們亦不敢贊同。我們固不必效顰「賣瓜的說瓜甜」而自己抬高自己底身價，祇是小覷教育學術而輕視教育職業的心理，且爲賢者所不免，則眞是一國前途之隱憂。我願眞心委身教育者，甯可冒膠柱鼓琴之譏，切勿東塗西抹在國人喜以萬能自拉的時代，或者亦不無表同情於斯旨者！

今之持社會改造論者，多從經濟及制度上着眼，而忘却人類底心性。以我之所知，研究社會學的人，於研究 Physical Forces 之外，莫不研究 Psychical Forces 羅素是持社會改造論的巨子，很致意於衝動，慾望，本能，如社會改造原理之所談。愛爾烏德是社會學名家，於他所著的社會學及現

代社會問題內亦特闢一章以闡明現代心理學與社會問題之關係又如杜威講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亦且鄭重講明知識思想的問題而一則曰「凡是站得住的文明，一定有系統的思想信仰做根據；」再則曰「一切社會底變遷或改革，一定和思想信仰底變遷和改革同時來的。」我個人底私意，則很看重本能與習慣在社會上的地位，而不敢輕於附和自命為理性主義的社會改造論者。以故前次循初來信說英國研究社會學的人無不研究社會心理而麥孤獨底社會心理學幾為一切社會學者所根據，又接留日研究經濟學之長青來信，說經濟學者恐怕負不了改造社會的責任，這兩次都使我歡喜欲狂，立志要做一篇社會改造論者不要忘了心理學。後來回頭一想，自己既不欲專門研究社會學，若輕於發言，是又蹈了他人底積習；乃轉而改作此文，不敢要求別人信仰教育，祇是表示我底教育信條。

作者附識

二，一四，二〇於開封第一師範

教育上注意的研究

楊效春

孟子說「夫弈之為數，小數也，勿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及與？曰非然也。」從這段小小的故事裏面我們就可知道注意在教學上的重要了。要是教的人不能使學生注意於所教的事物，學的人不能使自己注意於所學的事物，則教學只是枉費。做教員的做學生的做其他事業的人，誰有這樣笨鈍肯幹完全枉費的事？那末「注意」究竟是什麼東西？他的根據是什麼？由怎樣發生的？他的情狀是怎樣？他的種類有多少？各種注意在教學上的位置和價值怎樣？怎樣才能注意，免去不注意？都是我們從事教育的人所應該考究的了。現在且把我所知道的和盤寫出來請大家指教。

（甲）注意的意義　注意是意識界中最清楚最明瞭的地方。意識譬之流水，注意便是那水中波浪的浪頭。意識又譬之陽光，

注意便是那陽光集中的焦點。注意域和視覺域很相像。我們看一樣東西的時候，我們對於那東西是看得最清楚最明晰。對於那東西旁邊的事物，就漸漸模糊了。距那東西愈遠的，便愈不清楚，終至看不見了。如圖(一)甲點最明晰，乙，丙，丁，漸次模糊，以至不可見。甲點便是注意所在的地方。

(一)

有人說：「凡機體受種種刺激全部發生反動，其中必有一種刺激較他種強，就成反應的中心點。」這便是注意。此外還有人說：注意是一種力的，也有人說：注意是動作，不是力的。種種說素，此處不能詳講。（可看南高心理學敎授陸志韋先生所編的實驗心理）

(乙)注意的根據　外界事物刺激吾人的這麼多，吾人爲什麼注意這樣東西，而不注意其他事物？換句話說，各種刺激有的能引起注意，有的不能，是什麼緣故？這裏有兩個因子：(一)本能的——這是從遺傳來的。例如響聲亮光，歌曲，對抗的顏色，劇烈的震動，新奇的，移動的東西，以及各種刺激能引起猜奪，搜集好奇，玩弄，模倣，競爭諸本能的動作底事物，都使人不期然而然的會注意。(二)習慣的——是學習後才發生的。例如音樂家注意樂器，善於書寫的人注意字畫，天文家注意星象，農夫注意犂鋤，小兒注意玩具，這都是從經驗來，不是生成的。

這樣看來，我們要引起兒童的注意，就得先研究什麼是他的本能，什麼是他所已有的經驗了。這裏有一件事須得留意的，就是事物的新舊的關係。太新的東西，吾人不能領會；太舊的陳腐的，則漠然不關心，都不能引起注意。引起注意的東西，必得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新舊的分子都有含在這裏面的。舊的事物含有新的色彩的，最能引人注意。講到注意的根據一層，還得知道注意與腦的活動。注意起來的時候，腦的活動怎樣？與特活期 Woodworth 說：「在意識的程度上，可以見神經活動的程度。所以意識界最明晰之處之所在，便是神經最大活動之處之所在。……聲色並至，色在注意界上所占的位置更明瞭，聲較落後，

這是因爲神經中「視覺區域」與隣近區域的活動，較「聽覺區域」與隣近區域的更活動底緣故。」

(丙)注意的情狀　分三層講：

(一)注意的範圍 The space or range of attention　一刹那間裏所能注意的數目有多少？據試驗於一秒鐘四分之一的時間內示人以四五個不相連綴的字母，則可看得清楚。常人因之便說人於一刹那間是能注意許多事物的。其實不然。上列試驗，只能爲注意的單位的檢查，不能爲注意的範圍的檢查。在同一時間只能注意一物，或一個意念。其能同時見得四五點的緣故，乃是記臆之功，是靠着記臆追溯出來的各種刺激來，在一刹那間祗有一種刺激佔據意識界的中心點。常人的誤解是因爲他不明白以下三種事實的緣故。

(A)注意的單位能以經驗而加大　比方說：「我是中國人」這樣一句句子。在兒童看來「我」字，「是」字「中」字，「國」字，「人」字，各各獨立。各字各成一個單位。他一瞥見這句子，縱使他對這五個字——我是中國人——都認識，也不能整句都注意到，必看了許多才會知道。後來他的經驗增加了，就可把中國二字成一個單位。最後也可把「我是中國人」全句成一個單位。便是說他的注意的單位增大了。人在一刹那間所能注意的單位，只有一個。不過他的單位的大小，隨着人的經驗不同罷了。

(B)同時做兩種動作以上的事，並非注意兩事。　我在這裏作文，同時我的右手要寫字，左手要按紙，眼要看，心裏要想，但我的注意所在，只是心裏的想。其餘「寫字」，「按紙」，和眼的「看」，都已成習慣，不必我的注意了。做母親的人，有時候手拍着她的小孩，嘴念着催睡的兒歌，足還要踱來踱去，但是她的心還可計畫某某家事應該怎樣辦，在什麼時候辦等等。這也因他只須注意於心的想，而其他動作都是習慣，都是無意的呀。彈風琴的人，手要按，脚要踏，口要唱，眼要看歌曲，也因爲只須注意歌曲，不必旁及其他動作的緣故。初學彈風琴的人，動了脚時，手便會停止；口唱時，而琴又按不起來了。這便是因他對諸許多動作未成習慣，樣樣要注意，而不能同時樣樣都注意的緣故。一個人同時做許多事但他所注意的也只是一事。其他的動作，已成習慣了，不必

注意的。

(C)意識的滲透　聯帶思想能由意識的輪廓上到中央去，比方說我本來注意「甲」的事的後來因「甲」聯想到「乙」「丙」「丁」……等事上去「乙」「丙」「丁」「戊」一一都可先後占據我注意的中心點。這種現象叫做意識的滲透，(如圖二)貌似同時對付各問題，實則是注意移動不定。

(二)

(二)注意的時間　The Duration of attention　我們注意一樣物件，或一個意念，究能經歷幾多時間？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現在尚沒有精確的試驗和考查的方法。不過我們可知道：「注意」是不能經久的罷了。畫一個點子在牆壁上面，我們睜眼看他，不久就會看他不見。放一個錶於我們耳所僅能聽見的地方，過一會兒，那丁得的聲音也就會聽不見了。這都可證明注意是不能持久的。有的人說「我看了這隻小鳥已經十分鐘二十分鐘了」的，是因為他忽注意鳥的頭的大小忽注意鳥的尾的形狀，爪的銳利，羽的顏色，頭的活動，或他的從這根枝上飛到那根枝上的種種動作底緣故。他的注意，忽而這樣，忽而那樣，也是遷移不定的。不是能注意在一點一滴(或鳥的頭或鳥的尾)始終未變的。

我們要是不能喚起注意的對象之聯帶物，則注意決不會經久。注意一個點子，不久就會模糊。但倘若有人能問他這個點子有幾多大？距離幾多遠？是什麼顏色？是方的還是圓的？種種問題，則他對那點子的注意時間便會經久一些。這是因他的注意是移在那本來的對象的聯帶物上了。大思想家，發明家的注意能集中，能經久，便在他所能喚起的聯念多的緣故。他們遇着事時，聯念很多。他的注意能從這一個聯念到那一個聯念上去。注意仍舊是遷移的。明白這種情況，引起注意和維持注意的祕訣就得了。

(三)注意是取捨的　我們對於外界種種刺激的反應，是部分的，分析的，常常是重視一方，忽視一方的。這便是說，我們於剎那間對於各種刺激的注意是有所選擇的。所注意者非此即彼，

捨此取彼，所以說「注意是取捨的。」我們對於各種刺激有所取了，便不能不有所捨。有所注意了，便不能不有所不注意。所以說我們對於某事某物取了，注意了，意義便是說我們對於其他事物捨了，不注意了。從教育的眼光看來，注意的「捨」和「取」是一樣重要有價值的。專門家對於他所研究的事物，特別注意，（如天文學家之於星象比較心理學家之於動物的行動）而對其他外界現象，便不得不捨。

(丁)注意的種類

注意分類的方法，各人不同。安吉爾 Angell 所著的心理學導言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裏曾舉出三種來。

(一)官覺的注意 Sensory attention 和觀念的注意 Ideational attention — 顏色，聲音，亮光，粗細大小等等屬於前者。思想，想像，等等屬於後者。這是以所注意對象分別的。不是以注意的歷程的本體分別的。

(二)直接的注意 Immediate attention 和間接的注意 Derived attention—我們注意一樣事物，那注意的本身就有內蘊的興趣 Intrinsic interest 底，叫做直接的注意。如讀小說是。那注意的本身本來沒有興趣，因求達較遠的目的和希望，故注意底，叫做間接的注意。如有的學生爲着賞品和榮譽，努力讀書便是個例子。

(三)主動的注意與被動的注意 Active and Passive attention 這兩種更細析之可分爲三部：(A)自然的注意 Spontanious attention 這和直接的注意相彷。如小兒的注意大聲，亮光，成人的飢思食等是。(B)强勉的，被動的，或無意的注意 Forced, Passive, or Involuntary attention 這是因機體受着外界的强刺激，偪得他不得不注意的。如我們讀有趣的書的時候，聽得劇烈的雷聲而驚動是。(C)有意的注意 Voluntary attention 這是與間接的注意相近。無論什麼人，要想成就一樣事業，總是要經過若干無趣的，有意的練習。如學算的人要念九九表，讀英文的人要記生字等是。

高爾文 Colvin 和柏格烈 Bagley 合著的「人的行爲」Human Behavior 裏，則把注意的對象有直接價值 Immediate value 的，叫做被動的或無意的注意 Passive or Involuntary attention 他們舉的例子是「母親的聽見子的哭

聲」和「兒童的急急跑出門外去看街上經過音樂隊。」他們說：「母親聽孩子的哭聲的注意，是被動的，是不待勉強的，她有注意，她要注意，不必什麼努力的。」他們把那注意的起於高遠的目的，而不是由於直接的價值底，叫做主動的注意。Active attention 他們舉來說明的話是：「研究學問的人，規定他的某項事業於某時間內做完，當他未完的時候，門外有什麼可引他自然注意的事物經過，他依舊對着他的工作不肯出去看。他這種繼續着做的注意即自動的注意，是必得收束他的心，必得有意的努力，才會注意的。」還有一種注意，他們叫他做間接的被動注意 Secondary passive attention 這種注意，本來是有意的，主動的。後來那所注意的對象中生出直接的興趣來，就變成無意的被動的了。如公事房的書記，為得俸金和將來的升級，努力於他的工作。他的注意，原來是有意的。後來他的字寫得優美，引起他自己的美感和興趣，便成為無意的注意了。這種由有意的變成無意的注意，就是間接的被動注意。他們倆說：「被動注意是天生的，本能的，間接的被動注意是後獲的，由習慣得來的，是曾經過主動的注意的階段底。」

美國當今心理學家鐵普納 E. B. Titchener 則把注意分成三層，即(一)原始的注意 Primary attention 被動的和無意的注意屬之。如大聲亮光等強刺激來，偏得我們注意，我們不得不注意的是。(二)第二種注意 Secondary attention 主動的和有意的注意屬之。如我們要想解決幾何的問題時底注意是。鐵氏以為這種注意，只是原始注意衝突的結果，不能稱他是真正的主動的注意。有機體遇着兩種以上的強刺激來，不能同時反應。各種刺激爭要佔據那意識界的中心點，但意識界在同時是不能兼收並蓄各種刺激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注意便分散了。這種刺激，那種刺激，交迭侵據着意識界而來，來往往不定了。第二種注意，是發生於困難的情境之下的，以應付衝突的帶着煩悶錯亂的。——比方說：強光與大聲並來，我們注意光時，便不能注意聲。有時光與聲交迭的侵占我們的意識界的中心。又如我在預備功課的時候，忽聞救火聲，我的注意便分散了，忽而這樣，忽而那樣，先後不定。(三)間接的原始注意 Derived primary atteniton 與高爾文所說的間接的被動注意 Secondary Passive attention 相同。

鐵氏以爲這三種注意的分別只因爲意識界有繁簡的分別，並不是謂他們的種類真有什麼不同。原始注意底意識界是簡單的。第二種注意是繁複的。間接的原始注意則由繁而重歸於簡的了。於我們注意的時候意識由簡而繁，—疑慮省察之時—而復歸于簡我們的注意便由原始的而第二種的而變爲間接的原始注意了。—鐵氏之說見他所著的 A Text-book of Psychology 中 Attention 一章。

總上三說，可見得各心理學家對於注意的分類，是各有各的主張的。現在我再把史推有 Strayer 和腦思華寨 Norsworthy 二人合著的 How to Teach（教學法）一書所說的話，約略介紹一番：

他們倆對於注意的分類法，有兩種：(一)以注意活動時起來的感情分別的，(二)以注意所以起來的原因分別的。由(一)可分：

(甲)自由的注意 Free attention 這和安吉爾所說的自然注意 Spontaneous attention，鐵豈納所說的間接的原始注意相同。

(乙)强勉的注意 Forced attention.

他們的意思以爲：注意的對象本身便能滿足人的需要的，叫做自由的注意。如遊戲和有趣的工作便是。其不能滿足人的需要的，叫做强勉的注意。如做苦工是。但這兩者的差別，並不在刺激的本身上底，是在反應的人的心理上底。同一種事，甲對他是自由注意；乙對他或會是勉强的。即同一個人同一種事，因爲時地不同，注意的態度亦或會不一致的。女孩替她的洋囝囝縫衣，她會很高興，有自由的注意。倘若她縫所不願意縫的衣，注意便需勉强了。發明家對於他所研究的對象常能自由注意。倘若他的妻子有病，心裏要想妻子，那時候他在試驗室裏的注意又使勉强的了。

由(二)亦可分兩種即：

(甲)直接的注意 Immediate attention 或由中的注意。Intrinsic attention.

(乙)間接的注意 Mediate attention 或外襲的注意。Extrinsic attention.

注意就爲注意的本身底屬於前者。其爲着高遠的目的才注

意底注意屬於後者。強勉的注意却是間接的外鑠的自由的注意有些是直接的，也有些是間接的。

下再把各種注意在教學上的位置和價值說一下：

自由注意的特色是一貫。從生理的方面說，他是適應有機體需要的活動。神經細胞正準備着動作的時候，適給他動作起來，所以這種活動，是純一的，是和諧的。他的注意力能集中，能持久。所得的結果能分量多，而性質又精美徹底。強勉注意則正與之相反。這種注意是分散的，且容易疲倦，結果亦不好。

但這兩種注意並非絕然分離的，實則互相為用。自由注意許久後心外馳時，也須強勉注意的。有的人說：「人能於自由注意下可工作許多時間，毫不需強勉的注意。」這話是不很對的。且我們日常生活裏面若讀書若工作，那得樣樣事的本身便有興趣，便會自由注意。要學算學的人不得不念乘數表，要讀外國書的人，不得不記些生字。要研究任何一種學問，都必有許多困難的問題礙着我們，要想戰勝他，便得用強勉注意了。史推有說：「強勉注意也有他自己的價值，是人類進化所必需的。他是個工具，不是目的。用着他可以使我們達到一種更高尚的目的。引起自由注意。這便是他的惟一的價值。」鐵世納說：「我們受教育和訓練的時候，便是第二種注意—強勉注意—底時候。成功和得勝的時候便是間接的原始注意底時候了。」他又說：「教育的本身，便在這兩種注意的迭相為用裏。習慣是再求進步的基礎，求進步便所以養成新習慣的。這兩種東西一往一來，一返一復，好像旋圓圈的樣子。強勉注意看來似乎是不過一種傳遞的，又衝突的，費精力的一個階段；但他實在是我們求得眞正智識所必需的東西。」

（戊）各人注意的不同

我們所注意的對象，是要隨着各人的本能和經驗變更的。人的年齡不同，智慧不同，性情不同，性別不同，興趣不同，所處的環境，所受的教育，所從事的職業，亦各不同。他們的注意也就因之有些差異了。普通說起來，如女子較注意細小的事物，天才的注意能持久，黃包車夫注意步行的少爺小姐們，地質學家注意山之岩石等等，都有些別致的。現在我要把成人和兒童的注意的差異底地方說一說；

（一）注意的範圍成人的比兒童的廣，換句話講，便是成人

的注意單位大於兒童。這因為：(A)成人能把許多事物看做一大草個，比方成人看書能一句一句，或一行一行的看，兒童要一個字一個字細看是。這在前亦已說明。(B)成人已養成許多習慣的動作，不必注意了。

(二)注意的明度—兒童要注意集中的能力較薄弱。他的意識的浪不如成人的高。

(三)注意的時間　兒童的較短。

(四)注意的領域　成人的較狹隘，兒童的很廣大。兒童看世上事物都是新鮮的，都要注意的。成人則除那些和他的生活事業有關係有價值的事物外，每每不肯注意。我們和小朋友到田間去逛，碰到可注意的事物很少。小朋友則一花一草，鳥獸虫魚，凡他所見到的都會引起注意。

(五)注意的對象　兒童的，多屬官覺的，具體的。成人則較多抽象的，理想的。

(六)注意的種類　兒童的注意較多自由的，被動的，無意的，其於强勉的，主動的，有意的注意，則較成人為少。這便是說有意的注意能力兒童弱於成人。

參看：Norsworthy and Whitley, the Childhood of Psychology.

(己)引起注意的方法

意識所在，便是注意所在。常人無時不有意識，亦即無時不有注意。他不注意這，便注意那。總是有所注意的。通常所謂「他不注意」便是說他不注意於他所應該注意的事物罷了。上歷史的時候，學生不注意歷史，却去想放風箏，或踢球的快樂，教員便說他不注意，其實他對於足球或風箏很想得高興也未可知。故教學上的問題，不是能創造注意，是要使他能捨掉不必注意的東西，而來注意那我們要他注意的東西就是了。

怎樣纔能引起注意？我們能把以上所說的注意的根據，情狀，種類，等等細研一下，就能得其大概了。現在我更把引起注意時所應該特別留意幾點說一說：

(一)哲姆士 James 的一貫多變 Varity in unity 法。就是寓變於同之中的方法。看一點點子，不久就模糊，若對這點子發出許多問題，從許多的方面來注意這點子，那注意便能持久了。(見他所著的 Talks to Teachers.)

(二)適應本能　兒童好玩，好變動，好新鮮，好競爭，好美觀的顏色，教員應細心體察以喚起他的反應。

(三)適應經驗　抽象的玄妙的形而上的事物，兒童不能領會。應舉些具體的切於實際生活的例子，以為解說，漸漸引之使能明瞭。

(四)教室的環境和設備　教室在遊戲場或街道的旁邊，室外不時有大聲高浪起，能引起學生分心的，是不合宜的。椅桌之高低不適度，光線過明過暗，空氣之過溼過燥，或寒溫失度，皆易使學生疲倦。疲倦的人必不會好好注意。

(五)學生的健康　病弱的人注意必不能如常人的持久。

(六)矯正不適當的姿勢　學生讀書的時候，每有種種無謂的舉動，或搖頭，或身前後擺動，或振脚，或以筆叩桌，這都可改善的。又有斜坐或隱几作睡狀，都應該矯正。因在不正當的姿勢之下，每不能有强有力的完美的注意。但也有危險，勉强要做姿勢，心亦要分散了。

(七　教師的影響　(A)教學的技能，教師的聲音，笑貌，言語，舉動，有能變化錯綜，能引起學生自然注意的。有機警敏活，能洞察兒童心理，用適當方法—如發問，復習，講故事，示標本圖畫，更換新奇程度等—以保持或喚起兒童注意的。(B)教師的人格與學生注意的影響，但這多半是天生的，不是學得來的。

十，四，十三。

惡魔詩人波陀雷爾的百年祭(續)

田漢

三 波陀雷爾的特色。

波陀雷爾死了。他的臭屍之長眠于墳墓，鬼魂之逍遙于地獄中者，距今又秋風春雨垂五十七年，我們至今日猶得想見他的藝術上的特色者，實賴他那「毒之花園」中一鉢「惡之華」耳。馬克思勞多 Max Nordau 嘗于大著「變質」Degeneration 之中，分解波氏的作品之後，而綜論他的特質曰：

He has the cult of self (le culte de soi-même); he abhors nature, movement and life; he dreams of an ideal of immobility, of eternal silence, of symmetry and artificiality; he loves disease, ugl-

iness and crime; all his inclinations, in profound aberration, are opposed to those of sane beings; what charms his sense of smell is the odour of corruption; his eye, the sight of carrion, suppurating wounds and the pain of others; he feels happy in muddy, cloudy, antumn weather; his senses are excited byy unnatural pleastures only. He complains of frightful tedium and of feelings of anguish; his mind is filled with sombre ideas, the association of his ideas works exclusively with sad or loathsome images; the only thimgs which can distract or interest him is badness—murder blood, lewdness and falsehood. He addresses his prayers to Satan, and aspires to hell.

他禮拜自己厭惡自然運動和生活；他夢想着一種不動性，的永遠沉默，的均齊的人造的世界；他愛疾病，醜陋，和罪惡；他一切的性癖都逸出常軌遠異神清氣爽之人；媚他的嗅覺者祇有腐敗的氣味；娛他的目者祇有臭屍，膿血，和別人的痛苦；使他最舒暢的是昏迷曖昧的秋天；能刺激他的官能的祇有不自然的快樂。他新的是可驚的厭倦，和痛楚的感情；他的心充滿着愁默的理想，他的理想祇與可悲可厭的的想像相聯絡；能引他注意使他有趣的祇有歹惡—殺人，流血，邪淫，虛偽。他新禱沙舟（惡魔），欣慕地獄（依英譯）

由他這些性質可以推見他那惡魔的人格和惡魔的藝術的大概。今請先介紹他那厭世的人工論波陀雷爾和勃雷克 William Blake 一樣厭惡自然以死為脫離『自然的女神的蠱惑和她的法則』The delusions of goddess Nature and her laws的唯一方法。他以為自然根本是邪惡不正的其說曰：

關於美的誤謬的大多數都起於十八世紀虛偽的道德概念。當時把自然當作一切可能的美可能的善之基礎，之源泉，之標本……雖然我們祇要就可見的事實來說…就可知道自然沒有敎我們甚麽事情或者幾乎沒有敎我們甚麽事情。就是自然不過『强』人類去睡，去飲，去食，和對於外界的敵對行為，巧也好，拙也好，去防衛他們自己此外就『使』人類殺

發他們的同胞，吃噬他們的同胞，幽囚他們的同胞，笞楚他們的同胞而已；因為我們剛由窮迫之境入奢侈快樂之境的時侯就可以看倒『自然』全係一個罪惡的慫恿者……『宗教』命令我們供養我們的貧病的雙親；『自然』(我們自利之聲)命令我們丟開他們。諸君試把一切自然的事物，一切自然人的行為和願望觀察看看，解剖看看，你就可以發見盡都是些很可戰慄的東西。一切美麗的高貴的事情盡都是打算的結果叫做人類的動物自生下來就耽溺他那種滋味的『罪惡』，本來是『自然的』反之，如『德行』者，是『人為的』Artificial是超自然的，觀于時無論今古國無論東西，神和豫言者有教誹人類以道德的必要；而單止人類之力殊不能自掩其醜惡。可知為『惡』極『自然的』，宿命的，不費絲毫的努力；而『善』事常為一種技巧的產物。』

他這種『自然惡說』很和我國古賢的『性惡說』相類，呀！豈祇相類，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然而進一步兩步，乃至三步的時候，波陀雷爾的生活與藝術，早非自然的平淡的凡俗的世界所能局限，雖欲不尋 bizarre 的 abnormal 的，闇黑的，妖豔的，Satanic 的境地以自處也不成了，他要解他那靈魂的抑鬱ennui和神經的戰慄，欲不找那些對象而謌之詠之舞之蹈之也不成了，他之論『女子美』也，以為女子的美之最自然者，即最能把自然之美藏于脂粉等人為的嫵媚之下者；紅的和黑的實為超自然的生命的象徵，一點胭脂添美人的粉面以無窮神祕的熱情，兩輪臉黛使女人的眼睛開對於無極窗戶。照他的說法我國『卻嫌朱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的虢國夫人，也許在波陀雷爾的眼中不過一支那的醜婦呢。總而言之『舉一切而人工化 Artification 之』便是波氏最大的特質。

論波陀雷爾在文藝史上的位置者，莫不曰他是法國十九世紀羅曼主義的殿將，象徵主義的先鋒，實際上法國的魏爾論也，德國的德美爾也，英國的斯永本易慈也，近代的象徵詩人鮮有不汲波陀雷爾之流者。象徵詩者把自己神經上所起的情調藉朦朧的符號(文字)傳之于人使之起同一情調之詩之謂也。波陀雷爾之得為象徵詩人，固當感謝他之為敏銳的神經之所有者。實在尤不能不感謝他那種最愛用的 Hashish (一種魔醉劑) 因為他專用那種魔醉劑後，輙把由魔醉劑所生的幻象和

感覺記憶下來而施之于藝術其吸鴉片時亦然『惡之華』集Correspondances 曰：

La Nature est un temple où de vivants piliers
Laissent parfois sortir de confuses paroles;
L'homme y passe à travers de forêts de symb-
oles
Qui l'odservent avec des regards familiers.
Comme de longs échos oui de loin se confondent
Dans une téné breuse et profonde unité,
Vaste comme la nuit et comme la clarté,
Les parfums, les couleurs et les sons se répon-
dent.
Il est des parfume frais comme des chairs d'e-
nfants,
Doux comme les hantbois, verts comme les pr-
airies,
—Et d'autres, corrompus, riches et triomphants,
Ayant l'expansion des choses infinies,
Comme l'ambre, le musc, le benjoin et l'encens
Qui chantent les transports de l'esprit et les
sens.

『自然』是一個大寺院，那里的話柱
時時吐朦朧的語。
人遙逍于象徵之森林，
而內觀以親熱的眼，
好像遠處來的悠長的反響
混合着陰森深遠的太極。
夜一樣，光明一樣的廣大，
香色，和音與他相答。
那種香像小兒的肉一樣的鮮麗，
像木笛一般的優婉，牧場一般的油碧
—其他則爲腐敗的，豐富而凱旋的香氣
備一切事物的膨脹：
像琥珀，乳香，安息香，和麝香似的，

靈魂與官能的法悅。

這一首詩就確是受了魔醉劑 Hashish 的影響而成的此詩便成了後來象徵詩的椎輪，很有歷史的價值。他如散文詩中的『複室』就是受了鴉片的影響的因為這一種人造的情調，便使他五官雜用莫可區辨目可以聽五音耳可以迷五色，入他那官能與靈魂的法悅之境他那『人工樂園』The Artificial paradises 中有一段曰：（依英譯）

The senses become extraordinarily accute and fine. The eyes pierce Infinity. The ear seizes the most unsiezable sounds in the midst of the shrillest noises. Hallucinations commence. External objects take on monstrous appearances and show themselves under forms hitherto unknown. The most singular equivocations, the most inexplicable transposition of ideas, take place. Soundo are perceived to have a colour, and colour becomes musical.

官能弄成功異常的犀利而銳敏眼光能貫穿無極耳朵于甚囂之中能分出極難分的音幻覺起了外界的事物呈怪異的模樣而表現于一種未經人知道過的形態……最奇異的曖昧語言最難說明的思想之轉換生出來了于是我覺得音響會有色彩而色彩成了音樂』

這一種情調，姑無論其為病的與否，總而言之為欲研究『近代主義』Mordernisme 的尤以欲研究近代『醯卡妣象徵主義』Decadent Symbolism 的所不可不知蓋此派文學或謂之神經質的文學此派的文人太都神經敏銳官能纖利的人同一音也，在他們的耳中或異于常音同一色也，在他們的眼中或幻為他色至若波陀雷爾尤以對于香味的敏感著名他平時耽于苦痛和魔道的瞑想苦悶之極逃于酒色，酒色之極，逃于香味，循至一切皆通過香味而為之其對於女子之愛亦然，與其愛肉體美，寧愛其香味『異國的香』Parfum exotique 的前章曰：

Quand les deux yeux fermés, en un soir chand
 d'automne,
Je respire l'ordeur de ton sein chaleureux,

Je vois se dérouler des rivages heureux

Qu' ebouissent les feux d'un soleil monotone.

濫眼的秋雲閉着兩眼，

吸酥胸的熱香，

我看見你幸福的海濱的舒卷，

目眩着單調的日光。

「雲髮」La Chevelure 中，一則曰：

O toison, moutonnant jusque sur l'encolure!

O boucees! O parfum chargé de nonchaloir!

阿金波垂頸的柔髮！

阿捲髮充滿着惰慨的芳香！

再則曰；

La langoureuse Asie et la brûlante Afrigue,

Tout un monde lointain, absent, presque défunt,

Vit dans tes profondeurs, fovêt aromatique!

Comme d'autres espirits voquent sur la musique,

Le mien, O mon amour! nage sur ton parfum.

倦怠的亞細亞，焦熱的亞非利加，

和一切遠遠的淹久的，幾近于死滅的世界

都復活于你這深淵之中，芳香的森林喲！

像泛于音樂之波的妖怪們一樣，

我自己的，我的愛人喲！我容與于你的香波。

三則曰：

Cheveux bleus, pavillon de ténèbres tendues,

Vous me rendez l'azur du ciel immense et rond;

Sur les bords duvetés de vos mèches tondues

Je m'enivre ardemment des senteurs confondues

De l'huile de coco, du muss et du goudron.

綠髮喲，緊張的陰暗的天幕喲，

你送我以無限而圓的大空之淺綠；

我于你那卷渦的髮鬟的絨毛的周圍，

飲那可可油安息香和瀝青相混合的芳香而爛醉。

由此可以推見波陀雷爾對香氣的溺愛，雖little批評家多謂他的詩詞常發散着一種香氣，不過波陀雷爾所愛嗅之香氣，及由

他的詩調所發散的香氣，在普通意味講來，與曰香，寧曰臭。他的詩境常爲死，爲頹唐，爲腐肉，爲敗血，爲燐光，他所愛的香，自然也帶這些死的，頹唐的，腐肉的，敗血的，燐光的氣味。吐出來的香亦然。「玻璃壜」Le Flacon 之詩其好例之一，試舉其第五節：

…Il la terrasse au bord d'un gouffre séculaire,
Où, lazare odoraut déchiraut son suaire,
Se meut dans son reveil le cadavre spectral
D'un vieil amour ranci, charmant et sépulcral.

…于古潭之邊，把他押倒于地上
其處有芳香的 Lazare，裂屍衣而起立，
豔美，陰淒而放着臭氣的古戀之怪屍，
從深眠覺醒而轉側。

其他這樣讚美惡臭之詩正多，不可一一舉也。

此外波陀雷爾最大的特色如詩想之「金屬化」；如對於惡的讚美，腐肉的讚美，過去的美的讚美，如自我之崇拜狂，類皆如馬克思勞多所舉，茲以紙數與時間的關係，不能細細舉例以證明之。簡言之：如「巴黎人之夢」Rêve parisien 即詩想之金屬化的好標本，他所理想的世界「無一種不規則的植物，無太陽，無星辰，無運動，無聲響，衹有金屬和玻璃」其實衹是人工主義的結論而已。他如「露台」le Balcon 讚過去之美，即表示波氏對於現世之美之絕望。其他但觀「惡之華」全集詩題，即可由讀者以直感感之：如鬼怪也，死屍也，舞蛇也，「死之歡喜」也，「死之跳舞」也，梟，猫，毒蛇也，異端者的祈禱也，地獄之唐長也……，皆波陀雷爾愛用之詩題。也使偏狹的教徒，淺薄的道德家，廉價的樂天主義，及實用主義，人道主義的文學者讀之，未有爲蹙額駭怪而卻走者。然波氏之真價自不磨也。英人 F. P. Sturm 氏的「波陀雷爾論」詳實透闢，本篇取材于彼者頗多。其論波氏之藝術的特色之結語曰：「他的藝術好像真珠似的，是病的「美麗的產物」責其病等于責真珠耳」 His art is like the pearl, a beautiful product of disease, and to blame it is like flaming the pearl 寥寥數語，道盡他的真價。波陀雷爾有靈，當以一瓣異香，謝此半世紀後的知己。

(四)波陀雷爾的主義

『他不能和許多羅曼主義者一樣的陶醉。他雖和、許、多、羅、曼、

主義者一樣去求美，然而他於那美中發見了醜之潛伏。他求善反得了惡，求神反得了魔，求生之歡喜反得了死之恐怖。他於是乎苦於人生根本的矛盾。他的悲惘不是普通許多羅曼主義者那樣空想的情緒的悲惘，而是由神經之煩悶來的人生之根本來的極深遠極深遠的悲惘。……他的詩之毅然決然謳頌人世之醜惡者，蓋以求善美而不可得，特以自棄的反語的調子出之耳。」——此種評家之言，亦可謂簡而得要。波陀雷爾為法國羅曼主義的殿將，而其使命不終羅曼主義，進而為醴卡妩主義和象徵主義的先驅，以此。而其猶然成惡魔主義的泰山北斗者。亦以此。

以言乎近代惡魔主義則美之頗賓開其源，法之魏爾論，英之王爾德，墺之斐思曼等汲其流，其間使之浩浩茫茫成長江大河者。則為波陀雷爾。波陀雷爾的惡魔的傾向，一見之于其詩。「憂鬱與理想」集中「被憑依的人」的末章曰：「照你所望的做罷，黑夜也好，紅晨也好，我的戰戰兢兢的軀體，任甚麼細胞沒有不是這樣叫着的說——『阿阿我的親愛的大魔王喲，我崇拜你』！於此已可聽他那頂禮魔王的奇聲。然一至「反抗集」Révolte 則明目張膽讚美惡魔，而侮蔑基督及基督之神。「反抗集」中所收之詩凡三篇，其第一篇為『聖彼得的否認』Le Reniement de Saint Pierre 聖彼得的否認者，即耶穌的門徒彼得三度否認為耶穌的弟子也。（法語成語中如 “le triple reniement de Saint Pierre,” 如 “Pierre renia trois fois Jésus” 皆同此），新約全書的約翰福音第十八章曰：

耶穌說完了這話，同門徒出來，過了汲論小河，在那邊有一個園子，他們都進去了，賣耶穌的猶太也認得那地方，因為耶穌屢次和門徒在那里聚集。猶太就領着一隊兵和祭司長同法利賽人的差役，拏着火把燈籠器械來到園裏。耶穌知道所要臨到自己身上的一切事，就出來問他們說：你們尋找誰。他們回答說尋找拏撒勒人耶穌，耶穌說『我就是。…你們若尋找着我，可容這些人去…』西門彼得Simon Peter 帶着一把刀，就拔出來，砍祭司長的僕人，削掉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耶穌對彼得說，『收你的刀入鞘。我父給我的那一盃，我可以不喝嗎？』于是那一隊兵…將耶穌捉住，捆綁了。先拉到亞那面前……跟隨耶穌的有西

門彼得還有一個門徒是大祭司素常認識的。同着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彼得站在門外。…那個門徒出來向看門的說了一聲，就領彼得進去看門的丫環對彼得說：『你豈不。是這。人門。徒。嗎？』彼得說：『我不。是。』僕人和差役因為天氣寒冷，燒着炭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們站着烤火。當下大祭司將耶穌的門徒和耶穌的道理盤問耶穌。……此時亞那就將耶穌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里去。是捆着解去的。那時候西門彼得站着烤火。有人對他說：『你不。是。他。的。門。徒。嗎？』彼得不承認。說：『我不。是。』在大祭司的僕人就被彼得削掉右耳的那個人的親戚說：『我不。是。在。園子。裏看。見。你。和。他。在。一。處。嗎？』彼得又不。承。認，雞就。叫。了。

他就以此為題材敍述耶穌之受難，詩之發端，言神對於日達天聽的咀咒之宏波，無如之何。祇好掩耳。不。聞，高枕。而。臥，讓人類叫。囂。褻。瀆，像暴君之。飽。于。酒。池。肉。林。一。樣。——

Qu'est-ce Dieu fait donc de ce flot d'anathemes
Qui monte tous les jours vers ses chers Séraphins?
Commé un tyran gorgé de viandes et de vins;
Il s'en dort au doux bruit de nos affreux blasphèmes.

中間敍刑吏，兵卒，商人，等的侮虐，耶基穌督在十字架上偉大的犧牲。但問耶穌曰：『方放縱無賴的兵卒僕隸唾先生之面的時候，用荊棘刺傷先生那博大仁愛的頭蓋骨的時候，先生的身軀的重量使先生那腫爛了的兩腕扯長了的時候，血和汗從先生那土色的額頭上流出來的時候，先生釘在十字架上，成萬人的標的的時候，先生還記得你為履行永遠的約束而出山，策牝驢。行。花。枝。亂。撒。的道上，全身充滿着希望和武勇，盡力鞭貪污的商人——的那些光榮幸福的時代的事嗎？』其結語則曰：『難然悔恨之念得不先那刺搶貫先生的脅腹耶。』

……Lemords n'a-t-il pas
Pénétré dans ton flanc plus avant que la lance?

最後則慨然曰：

—Certes, je sortirai, quant à moi, satisfait
D'un monde où l'action n'est pas la soeur du rêve;

Puissé-je user du glaive et périr par le glaive!

—Saint Pierre a reuié Jesus…il a bien fait!

—若是我，實在願意跳出

這個行為不是夢想的姊妹的世界；

用劍者死於劍不好嗎！

—聖彼得否認為耶穌的門徒…這是好事！

說者謂敬虔的基督教徒讀到這個地方一定切十字而戰慄。我不是教徒，然逃此亦不覺自知其戰慄(？)也。

其第二篇為「亞伯與該隱」題材取聖書創世紀第四章其第一節曰：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妊生了該隱Cain，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Abel，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有一日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亞伯也將羊羣中失去的羊和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

波陀雷爾便將這殺人者的祖先該隱Cain和他那被殺的弟弟亞伯兩人的子孫拏來謳詠。其第一章尚多同情亞伯的，而咀咒該隱。其第二章則毅然決然應援該隱的子孫，曰：

Ah! race d'Abel, ta charogne
Engraissera le sol fument!
Race de Caïn, ta besogne
N'est pas faite suffiramment;
Race d'Abel, voici ta honte.
Le fer est vaincu par l'épien!
Race de Caïn, au ciel monte
Et sur la terre jette Dieu!

阿！亞伯的子孫喲，你的屍
肥荒烟之土！
該隱的子孫喲，你的事業
還沒有十分做完；
亞伯的子孫喲，此地有你的羞恥：

你的劍反被猪槍打敗了！

該隱的子孫喲，你上天去

把上帝投到地下來！

至此，波陀雷爾的惡魔態度，已表示的痛快淋漓。然直到最後一章「魔王的祈禱」Les Litanies de Satan 然後波氏的意味深長ㄉ惡魔主義，總發揮盡致。全詩過長，不能盡錄；姑舉其特色最著者前後數節：

O toi, le plus savant et le plus beau des Anges,
Dieu trahi par le sort et privé de lovanges,
O Satan, prends pitié de ma longue misére!
O prince de l'exil, à qui l'on a fait tort,
Et qui, vaincu, tonjours te redresses plus fovt,
O Satan, prends pitié de ma longue misére!
Toi qui sais tout, grand roi des choses souterr-
aines,
Guerisseur familier des augoisses humaines,
O Satan, prends pitié de ma longue misére!
Toi qui, même aux Lepreux, aux parias maudits,
Enseignes par l'amour le goût du paradis,
O Satan, prends pitié de ma longue misére!
O toi, qui de la mort, ta vieille et fort amante,
Engendras l'Espèrance,—une folle charmante!
O Satan, prends pitié de ma longue misére!

....

Toi qui, pour consoler l'homme frêle qui sonffre,
Nous appris à mêler le salpêtre et le soufre,
O Satan, prends pitié de ma longue misére!
Toi qui mets dans les yeux et dans le coeur de
filles
Le culte de la plaie et l'amour des guenilles,
O Satan, prends pitié de ma lonque misére!
Bâton des exilés, lampe des inventeurs,
Confesseur des pendus et des conspirateurs,
O Satan, prends pitié de ma longue misére!

Pére adoptif de ceux qu'en sa noire colère

Du paradis terrestre a chassés Dieu le Pere,

O Satan, prends pitié de ma longue misère!

阿，你，這最賢最美的天使，被棄於運命，被奪去了賞讚的
　神聖，

阿魔王喲，請憐我長久的不幸！

阿流謫的世子喲，你怕被人家害了，征服了而常常站起
　來倔强益甚，

阿魔王喲，請憐我長久的不幸！

全知的殿下，下界的大王，人類苦惱之親切的醫生，

阿魔王喲，請憐我長久的不幸！

癩瘋病者也好，被咀咒的賤民也好，一樣的由着愛教以
　樂以樂園之味的殿下，

阿魔王喲，請憐我長久的不幸！

由你那年老力强的愛人「死」生出「希望」——一個美
　麗的狂女！

阿魔王喲，請憐我長久的不幸！

……………………………………

你爲煩悶的弱者之慰籍，教以硝石硫黃的混合法，

阿魔王喲，請憐我長久的不幸！

你置痛苦之崇拜與廢物的愛着於少女們的眼底和她
　們的心中，

阿魔王喲，請憐我長久的不幸！

流謫者的手杖，發明者的燈，絞罪者和陰謀者的聽懺悔
　的神父，

阿魔王喲，請憐我長久的不幸！

父神因天父激怒被他從地上樂園驅逐出來的人們的
　義父，

阿魔王喲，請憐我長久的不幸！

全體十五節節節於讚美沙丹之餘而繫以「魔王喲，請憐我長久的不幸！」O Satan, prends pitié de ma longue misère! 等於疾痛慘怛者之呼天，基督徒之呼上帝最後的「禱告」Prière 則曰：

Gloire et louange à toi, Satan, dans les hauteurs

Du Ciel, où tu régnas, et dans les profondeurs
De l'Enfer où, vaincu, tu rêves en silence!
Fais que mon ame un jour, sous l'Arbre de Sci-
ence,
Pres de toi se repose, à l'heure où sur ton front
Comme un Temple nouveau ses remeaux. s'épa-
ndront!

願你有光榮和讚美魔王喲，在你所支配
的最高天國也好，在你那被神征服默然而夢的九幽之
淵也好！
請你那一天把我的靈魂安息在你的身傍，知慧之樹的
下面，
那樹枝像新建的伽藍一樣展開於你面前的時候！

蓋波陀雷爾之生也，懷奇愁鬱悁以俱來，入世愈深，愁悁愈切，則其所蘄求於世間可爲慰安之物者亦愈奢。當時世間號稱有慰人之偉力者曰基督教，曰羅曼的美。世俗健全的人之偶有愁悁也，恆不趨美則趨基督。然不幸於智力過明，神經過銳的波陀雷爾基督教 Christianity 與羅曼的美 Romantic Beauty 兩不足爲避世的桃源，則波陀雷爾之捨羅曼的美而讚美醜惡，捨基督而禮拜沙丹（卽惡魔）不亦屬當然的事。其所著的詩集「惡之華」被目爲「罪惡的聖書」，波陀雷爾自身被目爲惡魔主義者更屬當然的事。藉曰：病的天才之病的藝術，然藝術家對於人生，對於眞理，對於美，對於宗教之要求之欣慕之熱愛，不至於此，尙有一點深刻的觀照和批評耶！普天下人之不肯與人生根本的悲哀當面而惝惝恍恍浮浮泛泛想登羅曼的美的蜃樓，或以幾行脆淚灑基督的足上的，請讀一讀「惡之華！」聽一聽惡魔的說法！

然而我之爲此言者，非欲天下人皆捨基督而崇惡魔主義也。正欲天下人一返其本來面目，入自在無礙之境，可基督，可惡魔，同時又能非基督非惡魔也。此文發端不嘗引松浦一先生之言，謂耶佛皆可敬，然一犖束縛之繩脅我自在的威嚴，佛耶皆可斬。嗎？佛耶可斬，惡魔何獨不可斬！惡魔可斬，而必說惡魔者，稱惡魔以斬執著的暴君耳。苟暴君旣斬，而又受惡魔的支配，是何異於以暴易暴，惡魔之可貴，貴在「反叛」一千九百餘年前的耶穌基

督，一個對於多神敎的『反叛者』也，多神敎之魔既斬，基督之魔代立，支配歐洲垂一千八百餘年，無敢問其鼎之輕重者。而惡魔主義者之波陀雷爾公然揚『反叛』之聲，此波陀雷爾的惡魔主義之所以有生命也。吾人看取他的生命之所在而研究之，而不爲所支配，於是研究乃不落於小乘。

（五）藝術宗的宗敎

我於第一章言自己苦於神魔之爭，因入大乘的解釋而得解脫，幷言欲作『藝術家』必作『大乘的藝術家』，其實囂囂於『大乘』、『藝術』，及『藝術家』之辨別時，已落下乘。吾人皆知道科學家所探求者爲眞，宗敎道德家所信仰者爲善，而藝術家所熱愛者爲美。同一藝術家的中間，以『人型』type 有『詩人的』和『小說家戲曲家的』不同，所含的味有『神』『人』之異，所主張的藝術，也有『純藝術的』與『人生的』之各別，因而『美的宗敎』中分出『惡魔派』與『人道派』的兩個大潮互相消長。其實藝術家的生命，全在『人天相接處』如箭發於弦，而未達的，蛙投於井而未聞聲，即一種極緊張極空靈的世界也。古今東西有生命的藝術品莫不是這個世界中的產物。近世文學擬古之極，改變爲羅曼，羅曼之極改變爲寫實，寫實之極改變爲象徵，象徵之極改變爲達達，同時人道主義之極致，即復接近惡魔，惡魔主義之極致，復即接近人道，譬如活水滔滔無時或息，如必執、一、端、以、定、一尊，則又象流水久貯，含汚納穢，新清活潑的生命便一點也沒有了。孔子之道和基督敎嘗其初創之時，何嘗不清新活潑，然一支配中國垂兩千多年，一支配　洋垂一千多年，於是也等於積汚之水，有疏通更代之必要。

我們能悟到這活水源頭，然後能矗立天地，獨往獨來，時時敬神，不爲神所支配，時時禮魔而不爲魔所誘惑，譬諸飲酒醉時則爲惡魔之跳舞，醒則學耶穌之祈禱，然後美之樂園之諧調，乃引人心之弦而共鳴。這一種緊張的極致，空靈的極致，馬上就是『美的極致』the Ideal perfection of Beawty 此種即法即魔，非法非魔的『美的極致』之女神，將爲吾人開到無窮去的門，將美化這個醜惡的世界。此意百年前四月九日即今年四月九日降生之惡魔詩人波陀雷爾知之。他於基督則不肯一折腰，而於『美之極致』之女神，則不惜頂禮而膜拜，呈其讚詞讚詞曰：

Viens tu du ciel profond ou sors-tu de l'abîme,

O Beauté? Ton regard, **infernal et devin,**
Verse confusè ment le bienfait et le crime,
Et l'on peut ponr cela te comparer au vin.
Tu contiens eauston oeil le couchrnt et l'aurore;
Tu répands des parfums comme un soir orage-
ux;
Tes baicers sont un philtre et ta bouche une
amphore
Qui font le héros lâche et l'enfant courageux.

……………………………………

Que tu viennes du ciel ou de l'enfer, qu'impo-
rte,
O Beauté! monstre énorme, effrayaut, ingénu!
Si ton oeil, ton souris, ton pied, m'ouvrent la porte
D' un infini que j'aime et nâi jamais connu?
De Satan ou de Dieu, qu' importe? Ange ou
Sirène,

Qu'importe, si tu rends,—fée aux yeux de vel-
ours,
Rythme, parfum, lueur, Ô mon unique reine!
L'univers moins hideux et les instants moins
lourds!

—Hymne a la Beauté—

您是經白雲深處的天國來的呢，還是從地獄來的呢！
阿『美』喲?你那幽冥的和神聖的眼睛，
亂射着慈善和罪惡的光芒，
祗好把你比那葡萄酒罷。
您的眼球夕陽與曙色齊輝，
您發風雨之夜的芳香；
您的接吻就是一付媚藥，您的口就是一兩耳的古瓶，
您能使英雄氣短使孩子勇壯。

……………………………………

您是從天國來的也好，從地獄來的也好，有甚麼關係，
阿美喲!巨大的可怕的率直的怪物喲!
祗要你的眼，你的微笑，你的手足能爲我開到

那常常想慕而未之見的無窮之門?
您是魔王的孩子也好，上帝的孩子也好，有甚麼關係，
您是天使也好，海魔也好，有甚麼關係：——天鵝絨的眼。
睛的妖精喲，
韻律喲，芳香喲，微光喲，我的無雙的女王喲!
祇要你能使宇宙少醜惡，瞬時少笨重?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脫稿於東京月印精舍——

演進中的心 (一)

J. H. Robinson 原著
劉國鈞 譯

Robinson饒賓森是美國的大歷史學家。他以為歷史是人類活動的進步的紀載，不僅是人類政治活動的紀載，更不止是一姓一朝的政治紀錄。所以他研究歷史不注重朝代的興亡而注重人民思想的變遷。他研究的結果得着一種和近代心理學相同的結論：就是人的心理不是生來就如此的，實是一種演進的歷程。由人類祖先直到今日人類的活動都是製造現在我們的心而且我們的心也不止於現在還要向前進去。所以研究歷史不是為要通曉古事，乃是為要指導將來。我們的心處處都會受束縛，將這些束縛指出來，並且說明逃避的方法，希望他將來更擴張，更自由：這是饒賓森研究歷史的理想。這篇文字便是他關於這題目的最近著作。我所以將他介紹過來。

哲學家克芮遷爾 Samuel Crother 曾指出我們常有用「等我想到這一層再說」一句話將思想中的變遷放了過去的習慣。這件事實在可引起一個嚴重問題：假如我們真個想到，我們的信仰是否有一大部分都要重行校正?我們中肯吃苦去研究我們所讚美的信仰的起源的人很少，而且我們對於這樣舉動還有一種天然嫌惡。若是這些信條受人疑難，我們要爭着去辯護他們。總之，我們對於我們所慣認為真理的，總想繼續去信仰他；而我們的任何臆斷，若為人所疑，所嫌惡，使得我們努力去尋出我們所以信奉他的種種理由。於是所謂推理的大部分，只是去發見我們能繼續信仰我們所已信的思想的根據

記得我有一年赴一處公共宴會，當地省長也在被請之列，主席宣布他因有幾種「可用理由」Good reason 不能到會，至於「真正理由」Real Reason 還待我們去想。這種「可用理由」與

「眞正理由」的分別在思想界是一個很重要,很可清理一切的分別。我們舉出我們所以作石匠,作工人,作民主黨,作共和黨的可用理由很容易,但眞正理由大半都和他大不相同。這種分別自然是很普通的,而且也糢糢糊糊的爲人承認。浸禮會的人很容易看出一個佛教徒所以信佛教的不是因爲他所奉的學說經得住仔細的研究,却是因爲他偶然生在東京一個佛教徒家內。但這位浸禮會徒却看不出他所以在浸禮會的是因他的母親是個浸禮會會友。野蠻人能舉出種種相信踐踏人影會有危險的理由,報館主筆能連篇累牘的舉出反對女子選舉的理由,但他們沒有一個知道自已怎樣會到辯護他這個意見的地位。

眞正理由隱藏起來了。我們長大,僅將呈現在我們面前關於宗教,家庭,財產,商業,國家等思想採取過來,無意中從環境吸取了來。我們偶然在其中生活的團體,將這些思想時時在耳邊嚕囌。況且這些判斷,如查德爾 Trotter 所說,出於暗示而不是成於推理,所以有完全顯豁的性質。假如對他發生疑問,在信仰的人看來簡直是懷疑過度,達於狂妄,因此這人就要依所涉及的信仰的性質,受侮辱,拒絕,或定罪的待遇。所以我們覺得思慮一種意見時,似乎在根本上有一種感情告訴我們說,若要研究他便是荒謬的,顯然不必要的,無益的,不好的;那我們便知道這定是一個非理性的意見,確許立在不充分的證據上。反過來,本於經驗或正當推理的思想便沒有這樣的根本確實。我記得少年時聽得一班生意人談靈魂不滅。我聽見一個人不信不覺動了氣。事後追思,當時對於那件事並無興趣;而且也毫無贊成靈魂不滅的論證。但我親身對於此事的冷淡和我從前對於這事沒有注意都不能阻止我動憤恨的感情。

這種自然而然的扶助「先入之見」,這個用「可用理由」證實我們習慣的信仰的歷程,近代心理學家叫做「理性化」rationalizing,我們的「可用理由」通常在沒有增進眞誠覺悟中沒有價值,因爲他們不是用來誠懇的研究我們信仰的眞實,却是用來替我們繼續信仰所已經信仰的作辯護。我自然不是說「眞正理由」若能發見時,能比可用理由更爲有力;不過如能表出我們信仰的起源和他們怎樣一代一代傳到如今,那他們至少可供給我們得着較穩固的結論的機會。可用理由援引承認的標準和流行的邏輯,他們只是認爲證明信仰的堅實的。

至於解釋我們如何會持一特別信仰的眞正理由，大半是歷史的。我們最重要的意見，如關於傳說的，宗教的，和道德的信仰，物權，愛國，國家榮譽，國家和社會一切假定的根基等，由推理得來的很少；大半都由於不思的從我們所在的社會環境中吸取而來。所以他們有一種初步確定，而我們對於疑惑或批評他們的，都會憤怒。因此當這種感情佔優勢時，我們決不能冷靜的研究他們究能適合於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中的新奇狀況與社會危機到什麼程度。

我們信仰的眞正理由指出信仰的起源，大可以除去這種感情的封鎖，免掉我們的成見。這樣一來，我們能批評的研究我們的傳說。我們就准許看出有些是本於經驗和誠實的推理的，有些必定重行整理去應付新狀況和較大的知識。惟有這樣用經驗和近代知識做過一番批評的研究，脫去初步的確定以後，我們才能主張「可用理由」就是「眞正理由」。

對於我們的根本信仰下這樣批評的攷查，因爲現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覺得普通惶惑的緣故，更形重要。當他們思索現代文明國家人事駭人的紛亂時，就是有財力的人也都惶惑錯亂；不能確信懂透這種情形。當代情形似乎要求一種道德的和經濟的革新。假使延不舉行便很爲危險。然而現今尙不能這樣做，因爲作這番事業的前驅而能使我們的領袖處於決定並指揮事務的地位的智識革新還沒有做過。我們須應付前所未有的情形，實行新奇的調節，這是無可疑的。然而我們也有許多前人所不知的科學知識供我們運用。情勢如此的新奇，知識如此的繁多，於是那生於情勢懸殊而關於世界和他們自巳的知識又極少的古代人民相傳下來對於人和人的關係的思想之一大部分不得不重行討論一番。而我們首先必得創造一種前所未有的心的態度去應付前所未有的時勢。利用前所未有的知識。這是預備的而且是極難的步驟——比一個不能深切知道要做這番事業必得戰勝許多天然的傾向和久遠的習慣的人所想的，難得許多。那麼我們如何能來到思維從前所毫沒有思維過並且極不顧思維的事物的地位呢？簡單說，我們如何可以解放我們的心並拒絕流行的成見呢？

著者研究歷史多年，尤其注意我們如何會有現在所有的關於人類及人類關係的觀念與信心，漸覺得歷史對於現在的情

形和疑團有些幫助。我所說的歷史，不是通常紀載悠遠而無關的事故的年鑑，却是一種研究人類怎樣會到他現在的樣子，怎樣會信仰他現在所信仰的學科。雖然在現今還沒有人能將人類全部事實弄得很清楚，或很通俗，然而不可掩飾的議論也很有些，將來總可傳播出去。我敢說若是幾件不可疑難的歷史事實能大家都曉得並且承認他們，並且在我們日常思想上佔有勢力，那將來的世界，必和現在的大不相同。我們那時不能再像現在這樣心思單簡的自欺，也不能置別的不顧。一切社會的實業的和政治的改革的討論都自然會升到更有洞察力而且更有結果的一層。

威爾士嘗說：「假使紀述現代思想界的歷史，那最可動人的，沒有比現在進行中間的精緻而富有成效的科學研究和社會上別部分受教育的人的普通思想中間的空隔更大。我並不是說科學家就全體看來，是一班超人，所思想和所應付的事物，都比常人超一等；却是在他們自己的範圍中，他們作工用濃摯，堅毅深到，勇猛，忍耐，精詳，和信心，—除去極少數藝術家—使得他們的作品不可和常人相比。……在這些方面，人的心思已達到新而較高的態度，一種正直，和一種自脫自謙的批評，這是終究必須傳到其他各部人事的。

凡稍微知道些前三世紀科學家的成績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們的思想對於增加我們的宇宙知識，自大星雲到小原子，最爲出力；並且這種知識應用起來，人事界差不多全行改造過了。然而這些知識和應用都不過是個起頭，若能繼續着這樣有耐性而有細心的思想，前途希望正自不可限量。但對於人類行爲的起原，人與個人或羣衆的關係，以及約束人類交通以求公正和平，這類的知識，就沒有這樣的進步了。亞里斯多德的天文學物理學早已推翻了；但他的政治學和論理學還受人尊敬。這還是亞氏的人事科學比他的自然科學深到確切呢？還是二千年來關於人事的科學知識和管理法都靜止沒有進步呢？我看還是後說對些。科學家現在有精深的研究的，因爲有三百年的科學思想和發明作他的幫助；而在人事界現今却沒有這樣的思想。

若將美國參議院議員對於國際聯盟的討論比起路旁壞掉汽車的工人的思索來，這工人才是眞能科學的思維呢！他的目

的只要知道車的性質和作用，使車能再走。而參議員往往不知道各民族的性質和作用，只濺着花言巧語的援引渺茫的恐怖或竟引到黨派的偏見。幾百年來科學家已忙着將國際的關係全行改造過了。大西洋已爲連接東西的平穩關鍵。然而參議員還靦然援引百年以前的外交政策；這政策在當時縱然是對的，到現在也只是一個警告而不是領導了。那工人却能就着他所看見的機械着想，不容尊敬原始汽機的心，妨礙他所需的修復工作。

研究自然現象與純粹人事分開的人不容易得民衆的讚許。將自然科學從有學問的無學問的偏見中釋放出來，這番事業經了三百年，到現今還沒有完成。若回到三百年前，辯護自然科學中常識最力的，有三個：第一就是培根其次笛卡兒要想借加入三十年戰爭脫去一切舊學。格李利俄因爲用國語說物理學並且因爲和摩西及亞里斯多德學說相左，獲罪；笛卡兒聽着，忙將沒有刊行的宇宙論燒去，怕自己也受罪。

自此以後，直到赫胥黎費斯克時代，這戰爭還沒有洛止。這是爲自由研究自然科學的三百年戰爭，這是和種種無知傳說和法定利益的戰爭，帶有種種反抗新的，批評的，思想的互許和誤解。凡反對科學思想的都以上帝及人的貴賓爲根據。但到後來科學思想究被人承認了，雖也有些反對生物學上根本原理的宗教信徒，但社會大體究已承認他們了。

但在社會科學卻不如此。我們說「社會科學」這四個字，也有些慚愧。因爲我們覺得現在還沒有一種關於人的眞正科學。我所說的社會科學是指着我們的人的研究。就人類的發達研究他的本能衝動和他對於同人的關係的努力。這番事業所遇的困難，比三百年來自然科學所遇的更難更多。人事本來是很複雜很費解的；但這正是要用科學的思想於人事的理由。

我毫不是提議用在人複雜事上的思想要恰和用在化學反應或機械調節上面的一樣。精確的結果，像機械學中那樣子的，當然是不成問題；要指望應用他們也是不合科學的。我也不是提倡一種解決人事的特別方法；我所提倡的是：心理的一種普通結構，一種批評的態度，是在向來自命爲人的領袖的人，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學術的，也大半沒有發展出來的。人類進步向來彷徨無定的。常將他的法子理化，且保證他們而不

願他們根基的用途：這已是人類的習慣。六年以來，我們趕着一千五百萬少年人死在戰場生出不可計數的損失和擾亂；然而人類像瞎子一般，逼着辯護並且延長產生這樣危害的狀況。

若不是我們願意看見重演這樣慘劇，我們必得要創造一種前所未有的心的新態度來應付面前前所未有的新境遇。我們應當完全改造我們的心，庶幾可以了解實際的人類行爲和組織。我們應當平心靜氣的批評的研究這事實，然後讓我們的哲學自己形成出來作這番攷查的結果；而不要在古代的哲學經濟學論理學中看這事實。現在我們是先有哲學，然後再理性化這些事實。我們必得倒轉這歷程：我們必得像在實驗科學中做大事的人，先研究事實，然後慢慢的等着一種新哲學生出來。

願意研究社會的根本，並不是一種鼓勵或從事急遽改革的欲望。但沒有這樣的研究，也一定不會有適當的或所需的改革。

那麼歸到本題，在這個研究中，歷史分別出我們許多的流行信仰的眞正理由和可用理由，可以解放我們的心使他們能誠實的思維。而且歷史上有些承認的事實，若是准他們在我們的思想中佔勢力，那麼我們現今在公共事務中思想與行爲所特有的粗淺和愚昧自然會去了一大部分；而於造成所需要的對於人事的科學態度—心的改造和擴張—也大有供獻。

我們所說的心，或知力，自身也有歷史。知道這歷史的人看起他的現狀和將來的可能來，和不知道的大不相同。姑且先就心這個字研究一下。起初哲學家以爲心專指意識。他是人內部能知覺，能記憶，能思維，能推理，能理解，能信仰，能決意的東西。近來我們知道我們所知覺，所記憶，所志願，所推理的有一大部分我們自己不自覺；而我們所自覺的思想，也都大半爲這所不自覺的所決定。我們不自覺的心靈生活比自覺的強盛得多了。

這個不自覺的生活，據我看，也沒甚奇怪。這統統是已經忘却的思想經驗和印象所組成，雖然我們不能回想他們，但仍舊可影響我們的反省和行爲。我們所能記憶的，眞不過是我們所遭遇的細微部分；況且習慣又使我們不覺有十分熟識的東西存在。所以那忘却的和習慣的便造成不自覺的大部分。此外還有種種身體的衝動，壓伏的欲望，以及我們所不能計數的身體變換，都可影響我們的思想，而我們不覺得。

心和身有極密切的關係，離了一個就不能懂得餘一個。古代

哲學家以爲可以就心研究心，所以康德叫他的名著純理性批判。在近代心理學家看來，所謂純理性就和所謂製成天上城垣像水晶般透明的純金是一樣的神祕。舊日心身的嚴厲分別應當捐除。我們現在知道每一思想都由身體反射，而且物質情況的變換也能改我們全部的心理。若是身體內沒有排洩盡的廢物便能使我們憂鬱；若我們聞音以脫能使我們精神煥發。反過來，一句話也能使我們心驚，膽戰，停止呼吸。近來心理學新起的行爲派專注全力在我們的行爲上，以爲這是吾們品格和本性的最確的指標。生理學家又忙着要將我們的行爲和體內各種化學化合物連起來。這二派人都把自覺的心看作不甚重要。至於弗來德 Freud 一派的分析心理學家，那更將自覺的心，比起那茫茫無邊的不自覺的心來，看作一無所能了。

若是我們要理解人類，他的行爲和推理，並且希望知道指導人生和人類同人的關係，使他比以前的更加快樂，那對於上面簡單陳述的發現實不能忽視。我們必得要明白這新奇的，革命的心說，因爲舊式的哲學家的事業，雖依然支配現時的思想，他們對於他們所研究的問題的知識實在太膚淺。但爲我們的目的，據以上所說還有未說的看來，我們可以將心看作大要是自覺的知識智慧，看作我們所知道的和我們對於他的態度——我們增加見聞，類別他，批評他，和應用他的傾向。

在文明人的心理的下面有四個歷史的層；便是動物的心理，兒童的心理，野人的心理，和因襲的已開化心理。我們都是動物，將來永不會不是動物；我們在大半最易感動的時期都是兒童，而且也永不能超過他；我們人類的祖先，在五十萬年或百萬年全部種族生存期之中，簡直是過野蠻人的生活，而野人心理於是總和我們同在；最後我們都生在一種繁雜的文明中，他那時常的逼迫是我們所不能避免的。每一種隱伏的心理都有他自己適當的科學和著作。動物心理學和比較心理學研究第一種；發生和分析心理學研究第二種，人類學，人種學，和比較宗教學研究第三種；哲學史科學史神學文學史研究第四種。

我們也准許發展到這些隱伏的心理以外，用新知識來批評他們，甚且自誇以爲超脫了他們。但假使我們用公正的心待自己，那我們便知道他們在我們上面的根據確是不可動搖的。我們只能勉強的，暫時的，並且在順利的環境中超脫他們。憤怒，恐

權，和尋常的激刺都能顯出我們所用以攻擊這四重根據的一切制度都不足恃。宗敎，愛情，戰爭等根本而主動的先見可以引起深埋在人類歷史中的衝動而推翻理性化的權力。

在我們一切玄想中就是那最精確，最深到，並且破除幻覺的都有三個親如兄弟而互相猜忌的分子：猩猩，兒童，及野人。我們有時爲他們熱烈的同伴。並且覺得舊雨重逢，無窮愉快。有些人還帶有希臘的哲學家或文學家在他們中間，有些帶有新柏拉圖主義的神祕派，有些是中世紀僧侶，一切都能和他們的老同伴聯合。

以後所述的，就是今日智慧民族的心理所由造成。但在這篇導言未結束以前，我們應當略略研究文明是什麽和爲什麽只有人類能開化。因爲心理隨着文明同時發展，若沒有文化我敢說只怕沒有現在人所說的心。

現在研究各種證據而且脫去古代成見的束縛的人都承認若將現代文明追攷到極遠極古的時代，我們便到一個時期，那時人類無語言，無衣服，無居室，無火，無器用，很和現今在動物學上和我們很有關係的類人猿的生活相像。這是歷史上最有確證的事實的一個；而且也是解釋現今人類時所不可忽的。我們是由動物來的，不但有動物的事體而且有動物的心理。而這個動物體動物心甚至是最精深最優美的理智生活所必需的根基。

我們很容易類別幾種重要欲望，說他們是獸的，如飢，渴，睡眠，和性慾。我們知道那獸性的狂怒，擊打，咬，抓，叫號，無理的怕，和不榮譽的逃。我們和高等動物同有眼，耳，鼻，舌的感覺，又有心肺，四肢和別種器官。他們的頭雖不及我們的好，他們也有腦髓，對於他們也很好。若講到動物心理，那人獸還有別樣相同的地方。

一切動物都能學習，就是最卑下的也能從經驗得些知識。高等動物在某種情形下表示好奇心，這是隱伏在人類一切科學下面的趨勢。因爲科學是閑暇的好奇心；這就是指着一種激引起來而以尋求滿足自爲獎勵的興趣。再者有些高等動物如猿等，時時盲動，無有止息，而且是自然試驗的。因此他們不覺的有些發明，並且造成新而有益的心理聯合。假如犬因爲某種偶然動作得着食物，那這種動作就和食物的欲望相連。這就是桑箇克所說的「試驗與錯誤」的方法。這也可叫做「盲動與成功」方

法;因爲設立這種聯合的是成功。人類和他的動物學上親族所同有的本來好奇心,就是那引到科學的哲學的玄想的本來衝動;而猩猩的不靜的盲動,變成近代有秩序的攷查。缺乏好奇心和沒有亂動趨勢的動物,決不能發展文明和人的智慧。

然而爲什麼只有人類能開化呢?這理由也不難尋。動物雖能從經驗和年齡得知識,但一個猴子的經驗於別個沒有利益。人類以下動物的學習是個人的,不是互助和累積的。古人雖以爲犬可從犬學,猴可從猴學,但實不是如此。據多次用猿作實驗,都是這樣。他不能用模仿學習,因爲他不模仿。雖然也有些例外,但猿的身體,縱然極像人,却不能有些微文化。這事實也可證明由模仿累積知識或靈巧不是猿所能了。

人類有猿類所有的官感和使用他們的大能力;並且有很精細的腦髓,使他做猩猩所不能做的;就是見事極清楚,乃至能模仿以造成新聯合。人類起初進入文明的第一步,我們也可推測得到。原始的人類,准許偶然用石頭邊將樹皮括去,並且切入木頭,削成尖頭。若是他看見一個動物,他准許不假思索拿起來便刺,刺穿了獸皮。假使他能了解這情形,削尖樹枝來使用他,這樣,他便發明了一件器具—極粗笨的槍。若有精靈的旁人看見了,模仿他;別人再模仿這人,於是一部落中的習慣便成功了,可以傳到後代。於是文明的程序和學習的程序都由此發生。而學習的歷程,就是注意分別和分析情形。這個原人的單簡歷程含有器具,樹皮,尖頭,和槍的概念。然而自此以往到植物學家發現構成樹皮的屑和無數實驗家發明剌刀代槍,還有無數年代呢。

至於人類對於文明的第一供獻是什麼和在什麼地方,因此而建設心理的繁雜事業得以起頭,我們都無法知道。但最先超脫動物心理的人,他的心理能力必定比我們現在的人低,就是和我們的差不多;我想這個累積文明的非常遲緩歷程,也不見得很爲簡短。人類是昏睡的,容易變成循例的,膽怯的,疑忌新奇的。那是他的本性。他惟有部分的,僞造的,最近時的,才是進步的。他差不多將全部生存時間,都化作野蠻的獵者,在那無知的時代,他表現一切人的心理相傳的弱點。

至於野蠻人的觀念和心理態度如何能保存到現代,當在下章敍說。然後我們再進而解說我們認爲第一次的希臘人如何想法子免去野蠻人的原始成見,以及他們的發見和方法如何

增加我們智識傳說。 （未完）

橫渡太平洋的經過及雜感

壽椿

〇從上海到舊金山

六月廿九日在上海開船。船名南京號 Naking 載重一萬五千噸，是中國郵船公司最大的一隻。

汽笛鳴了，鐵錨挽起來了，我扶在船欄杆上，和岸上送我的朋友們呆呆望着，心中發生無限說不出的熱情，祇自己默忖道：我們立刻就要分別了！

一寸——一尺——一丈——漸離漸遠了。他們揚着他們的草帽或手巾不住的招展，我也搖着我手上的一捲報紙，互相呼應。直至於看他們不見。

我的艙位是 B deck 十四號。我回房將行李略爲收拾後，隨即跑到甲板上悶悶的坐在椅中，攤開報紙看去。所有國內的緊要新聞，在北京教育經費獨立的運動哪，代表困在滬甯各處的奔走呼號哪，奉直兩系的暗鬥哪，粵桂直陝的戰爭以及各省的盜賊水旱民不聊生的狀況哪，都一齊奔湊眼底。彷彿我今天已是跳出圈子外面站着再看圈子裏面的事情，更覺明瞭，也就叫我分外心酸。中國的民族，怎麼就糟到這步田地？因生出一種無聊的希冀，想道我將來回國的時候，或者中國的情形要好些。隨又轉念，也許那時還要壞些！究竟前途的吉凶如何，還要看國人的努力罷了。

船上頭等搭客約百二十名（二三等客均無到甲板上游息的權利，幾與頭等交通斷絕，故不悉其數目）內中國人共三十名，商人居多。以留學爲目的者十一人。杜君建勳與余最稔。

連日天氣晴朗，海面平靜，甲板上淨無纖塵，精神倍爽。回想北京「灰的生活」，有如隔世。

七月三日到橫濱，停船一日。因偕杜君等數人結伴至三溪園，一尋去夏遊踪。該園背山面海，風景絕佳，余甚愛之，留連約一時許，始歸船。途中經橫濱公園，適日人於是日在該園舉行慶祝開港五十週年紀念大會，陳百貨展覽，具諸般遊戲，男女歡欣鼓舞，出諸衷誠，非如吾國人之舉行國慶及各種紀念，帶有「照章辦理」的勉强性。我想這是因爲實際上人民沒有享到好處，故對

於紀念日倘不能感覺眞切的趣味!

既囘船，本不欲再登岸。嗣以同船者有欲往東京一遊的，要余與俱。然以時間過促，乃乘京濱高架電車以往，約需時三十五分，既抵東京，乃雇摩陀卡馳繞全市。所有繁華街道如神田區本鄉區，公園如上野淺草日比谷重要地點如帝國大學丸善書社皇居二重橋，名區如靖國神社向島等皆一一遊覽，僅費五小時，這就是交通便利的好處了!

當我們驅車過市的時候，無異「走馬看花」，自然不能有什麼特別深刻的觀察，不過那種「民康物阜」「各安生業」的興旺氣象，誠非此刻焦頭爛額水深火熱中的中國小百姓所能夢見。但我看見無數的小孩子。在街上走來走去，我又不禁爲之皺眉，以日本一島國，而生殖率如此之大，令人可驚，那能叫他放棄侵略主義哩!記去年遊東京時，有一位帝大教授告訴我們說:「日本對付中國之政策，恆帶有侵略的色彩，是勿庸諱言的，但其所以致此者，實於地理上經濟上有密切之關係。」我們當時很贊歎這位先生肯講老實話。

四日，船離橫濱東進，此次路經日本，以爲時間所限，未能在東京一訪諸友，心實歉然。

是日爲美國獨立紀念日。所有船上的美國人無不興高彩烈;其鼓舞歡欣之狀，殆不減於昨日橫濱之日人。并由船長設盛筵款乘客。各贈鉛製小紀念物一事，我得一人，杜君得一洋喇叭。

七日，傍晚時，覩一輪破浪，從東來，既近乃識爲與本輪同速中國郵船公司之中國號，兩輪錯過時。互鳴汽笛，各船乘客亦揚巾相招，表示中途邂逅的歡喜。

八日有巨鯨現於船左，噴水高達三丈，隨着船平行前進，逾時五分乃不見。雖未得窺其全體，其長當在十丈以上，洵爲奇觀，以後每逢陰雨，輒見大魚出沒水上，但總沒這次看得清楚。

九日，二等艙中病死一人，乘客聞此惡耗，無不慘然。

十一日，經過 Antipole（譯名反對極，或對蹠點。）因此明天還是七月十一日，因憶去年吾友羅志希君過此時，他通信給晨報說是多活了一天，我想就說是少活了一天，也未嘗不可。可見空間時間一切的分劃區別，都非實有，完全是爲便利而假定的。水只一樣，而流在亞洲東邊的，叫他做太平洋，在亞洲南邊的，便叫做印度洋，日子總一樣，美國是七月十一，中國又是七月十二

了，所以我相信一切種界國界下至於一國的階級黨派等無數的裂劃，并非絕對的不可融洽，祇要彼此把眼光放遠大些，就不難互相了解，互相幫助，以增進人類眞正的幸福了。

又十一日，這一天在船上過得非常有趣，惠施說過「今日適越而昔來。」我們現在不是已經有了實驗嗎？但他說這句話，乃是爲他「汎愛萬物天地一體」的學說作辯證的，所以我們不可把這一天胡亂的度過！

十二日，船上所有各組運動將於下星期一開始比賽，今日由乘客自由簽名認定所欲預賽者。我簽定deck shuffle.爲一種球戲，先畫甲板爲局，作橢圓形，局內復劃十二小格，書（1）至（10）十字，餘二格爲（-10）離局二丈許。置直徑三寸之圓形木塊數四，戲者乃執長梢推木塊使入局內，止（10）上者爲勝，（-10）爲負。shuffle 就是推移的意思，此戲在海輪上最爲普通，乘客嗜之者亦衆，以其運動較爲劇烈，與在陸地上打網球差不多。我自上船後，不時加入此項運動，此外如擲環下棋等游戲甚多，藉娛乘客的寂寞。

外國人的身體，比中國人一般要強健些，這與他們喜歡運動當然有很大的關係。在船上很難看見他們呆坐好久的時候，不特他們自已好運動，就是別人運動，他們在旁邊看着，也是非常有興趣的。他們在船上想出許多法子，去幫助小孩子們的運動。在中國人看去，覺的沒有甚麽意味，然而他們抖擻着精神，樂之不疲。我甚望我國的青年及教育家特別注意此點，因爲一個體魄衰弱的人，他的思想是難得健全的，做事沒膽量，沒有擔當。

十三日，公衆醵貲備將來購買物品獎贈運動最優者之用。

十五日，抵火奴魯魯，卽檀香山停船八小時。此島爲夏威夷首府，太平洋交通的中心。風景素著名，有「太平洋之樂園」The Paradise of Pacific Ocean 之稱。船未泊岸的時候，便遠遠的望見一片紅的花綠的樹葉的底下，隱隱約約的現出一座市街來，（島中植物多熱帶產故甚高偉）爲之神往者久之。既下椗，卽偕前遊東京數人上岸遊覽，街道異常整潔，街徑甚寬。兩旁及道中均盛植花木，顏色鮮豔奪目，令人心曠神怡。尋乘汽車繞登山頂，察視火山遺跡。舉目下矚，全市在望。如我們不是現立在這個休火山的壞火口的旁邊，很難相信這座花團錦族的市街，在二千年前，不過是堆疊着些赤熱的熔岩！固不僅「滄海桑田」才足

動人的感興！（該島至第五世紀始有人類移住，為馬來種。）

夏威夷全部為火山質島的周圍有珊瑚礁包圍着。火山力為Polynecia 羣島中之最强烈者，在火奴魯魯附近有一大山名Chenovia 為世界大火山之一，甚著名。同船中去看的很不少，我們因為還要去參觀博物院等，不能往。

山路盡處，陡成絕壁，海風從山坳灌入，銳不可當，有刻石紀1795年阿湖島 Oahu 人來侵，國王 Komehameha I. 率國人與之力戰，於此驅墮岩下殲之，遂定統一夏威夷羣島全部之基。

博物院中陳列本島出產及動植物標本甚夥，魚類尤多。此外土人風俗及生活狀況，均為模型肖之。壁上遍懸前國王王后肖像；所御王冠朝服亦陳院中，冠上綴金剛石無數。又有一櫥，列頭顱數百顆，面上滿塗墨赭，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吾等初以為掘自墓中之「木乃伊」，繼由守院之老嫗向余等解釋，云是從前土人生子，即隨其意之所欲，擇一花樣為子畫面，終身弗改，我才恍然大悟；這是夏威夷土人的「臉譜。」

去博物院不遠，為水族館 Aquarium 展覽室內夾置玻璃櫃，引海水注入，養各種奇異之魚，應有儘有，備極大觀；所尤令人

可注意的，則全館內外賣票招待等事，僅有一女子司之。（博物院亦祗一老嫗看守。）而諸事井然，游人亦極守秩序。如在中國則開館設員，一定糜費不堪。北京的古物陳列所之館員雜遝警兵邏守，姑且無論。即中央公園的衛生陳列所，僅僅兩三間房子幾櫃子的標本或像片，也就用了好幾個人，這就可見吾國社會上的事業不發達，以致人浮於事的一斑。

出水族館後，復往婆羅 pineapple 製造廠參觀。婆羅為此島名產，味極甘美，美人設廠製成罐頭，輸出於美國及歐洲，價值二百餘萬元。該廠規模宏大，有鐵道直達廠內，專以輸運生婆羅及罐頭，剝皮機械造甚巧，而輕便易使，故製造力甚偉大。

夏威夷於婆羅外，復盛產甘蔗，珈琲，香蕉等，聞昔時土人并不從事耕種，惟飽食天然之菓物，終日跳舞酣嬉而已！

本島人口共二十四萬餘，而日人則占十萬餘，有美人一萬五千人，又海軍一萬一千人，美國在太平洋中之海軍重要根據地。此種海軍在軍備上係逮屬於加州。中國人約二萬五千，多經營種植業。以前頗佔優勢，自一八九八年合併美國後，施行排斥華工法案，勢力遂漸衰微。但現以糖業之不振，又有招募華工之議，

或將實現。

本島教育以前只有小學中學及女子師範學校。今年特開辦夏威夷大學，聞係華僑之力爲多。此次同船中有本島僑商數人，頗明達國事。余叩以本島華僑情形，輒答謂『僑民堅忍耐苦富愛國心，惟知識缺乏，致令外人輕視。而國內政黨只知利用他們愛國的心理，巧立捐款名目來騙他們血汗掙來的金錢，而全不爲他們謀一點好處。如教育等事，僑民從未得到過他們的幫助或指導。』言罷不勝於邑。彼等又問聞北京大學特爲華僑開班教授確否？余爲歷述，北京大學兩年前，已定有優待華僑子弟入學辦法，近又以僑民寓居外國多年，對於本國國文，歷史，或少研究的機會，因決於本年下學期開一華僑特別班，注重國文，歷史，諸科，以便僑民子弟回國就學的情形。彼等聞余言均極欣喜，並願以此消息傳告僑胞多送子弟回國就學云。

我們的船是上午八時到的，下午四時開船。船將開時，空中忽然現出一條長虹，一端入海，離船甚近；他一端則倚在山頂，恰恰把火奴魯魯全市籠罩在那個半圓內，「紫綸絳組」越顯出這Paradise 的美麗。

十六日，船上有一位由中國回美的傳教師，他說他已經在中國住過十九年了。他在船上頗喜與我們說話。今日因談到宗教問題，杜君因他所說的話頗多迷信，與他辯駁了幾句，他就『艴然不悅』，掉頭不顧而去，殊屬可笑！此輩原無高深知識，在中國胡混了幾年，便回到本國自稱『中國通』，胡亂講一陣。（講的大半是壞話）所以未到過中國去過的外國人，對於中國不知有多少誤會，此輩當然要負幾分責任。

因此想到一個人要想求得眞確的知識，不特『道聽塗說』靠不住，就是我們在書上所讀的東西也很難得眞確的意想。例如地理書上告訴我們說，從中國到美國是要經過日本，檀香山的。或告訴我們說檀香山的風景，是如何的好。我們讀過之後，知是知道了，究還有些惝恍。等到我們現在走過，目覩書中所說的一切景物，更加一層深切的映像。對於書中所說的固是分外了然，並且還得到許多書上所未經說過的知識。故書本的教育，是死的教育；旅行的教育，是活的教育。

十八日，船上各組運動均於本日開始比賽，小孩們亦忙着賽跑，擲環，一時甲板上便完全變成了一個運動場。

十九日，今夜的好月，是我們在海中第一次所看見的。當他那皎潔的清光，斜射在船上的時候，恰是跳舞的時間。（每夜一點到十點，都有跳舞。）音樂奏着，海風徐徐的吹着，那跳舞的男女們，不住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實覺有無限的歡樂。我在側邊也看得很有興趣。一會兒，樂聲停了，跳舞也歇了，我一個人在船頭渡來渡去。望着那團團的明月，實不勝鄉國之思。我所想念的人們，你們此刻在做什麼！知道我正在想念你們麼？月兒呀！你不是回頭又要到東半球去麼？希望你把我此刻航海的狀況，映在你的光裏去照到他們的前面！

二十日，今天船上的新聞登着美政府已經得到英國贊成美京會議的答覆，中國亦極表示歡迎。這個會議有兩大目的：（一）協商軍備的縮減，（二）解決太平洋的問題。船上有幾位朋友說：這又是中國的好機會了。如改正關稅，收回領事裁判權，退還庚子賠款，索回青島諸問題，均可以在此會裏提出。我說：諸位不要太存奢望罷！據我看來，這個會議又難免不是巴黎和會第二。我們提出這些問題，是儘管提出，能夠得着好結果與否，實是大問題。況且回頭看看國內的情形，豈不是正在供給日本人在會議裏中傷吾人的材料嗎？

這種新聞紙是船上得着各處的無線電印刷出來的。我們每天都買一張來看。上面登着世界各國的新聞，但很難看見有說到中國的。除開今天和前幾天登過中國與別國國際上幾個消息而外，至於在中國鬧得天翻地覆的粵桂戰爭，直陝戰爭，張大帥大舉征蒙種種，倒沒有提過一個字。最奇怪的是上海某兩校賽球的勝負，他反會詳細登出來。可見外國人對於中國內爭的心理，還沒比學生打球看得重。國內顧盼自雄殘民以逞的督軍巡閱總副司令們，「亦大可以休矣！」然吾知諸君必不以此自餒。因諸君知名於國際間，正復不遠；行見美京會議開幕後，日本的全權代表，必將朗讀諸君成績於會議席上，不患不足以悚動各國代表之觀聽。所以諸君的大名和勳勞，決不會埋沒的。就是苦了我們小百姓一格；—很難得的翻身的機會，又要被你們斷送了。—你們也有點覺悟麼？

國民呀！他們是永遠不會覺悟的，我們也不必存着那帶觀望色彩的希望。總之，我們要想在國際上翻身，—享人類平等的機會，—要先打倒家賊！

二十一日，今天船上行程的布告（每天都有）是西經一百三十三度，北偉三十六度四十六分。明天就要到新大陸了。初放洋的兩天，還覺有些不甚習慣，食慾亦不甚發達，過後便飲食起居與在陸上無異。及到現在想着就要離開海上的生活了，心中反覺難過。

二十二日，到舊金山。長期海行於是告終，計歷二十五日。上岸時除歐美人外，所有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等，檢驗護照，備受不平等待遇。而過日本時，白人亦須有護照才可登岸。『黃面孔』則無須，頗含報復的意味。談者多以日人此舉為快。余雖不滿意美國，也不能稱贊日人此舉能為黃人吐氣。因為這種人類互相岐視的心理不除掉，世界是永無和平的！

從中國到歐洲航路的曲線非常之大，中間要經過若干國家，與許多民族接觸，所以比較的容易發生觀感。至於到美國的路線就直率得很。除開經過日本檀香山兩個地方可停船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在水上走路，遠不及到歐洲那樣能夠得着很豐富的材料，所以也不會發生甚麼新奇的感想。上面所記的一切，已不免有些枯燥寡味。但我還要索性把我此次航海所得的兩個更單純的感想寫出來，做本篇的結束。

（1）海洋中的人生觀

航海的生活最容易教人發生人生問題。因為一隻船浮在大洋中間，四顧茫茫，漫無邊際，正如一個人生在世間空空洞洞毫無着落的一樣。但我們在船上雖亦發生這種感想，隨即消滅下去，不致徒學古人『望洋而嘆』的，究竟是什麼緣故！我可以用一句話答覆道：『因為我們有信仰。』

人類自詡為萬物中最尊貴的，其實也是一樣的很可憐的弱虫。以時間論，促促數十寒暑，一剎那間便成異物；以空間論，地球在天體中已經是小而又小了，人類又寄生在這小而又小的地球上，其位置何等的可憐！故從這方面想去，人類只有悲觀失望的。但我們既處着這種可憐的位置，逃也是逃不掉的，只是悲觀失望毫無用處，總得自已想出一個方法來安慰自已，使我們由消極的人生觀而變為積極的。這個方法就是『信仰』。

我們雖在這茫茫大海中，但我們相信我們的船所取的航路是一定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地，所以絕不遲疑或恐慌，只讓他

一程一程的往前進。這就是我們在大海中不至失望的原因了。

所以一個人只要抱着一種堅定的信仰，向前奮鬥。一生的活動都以此信仰爲中心，此身便不至沒有着落了。若是沒有信仰，好像一隻沒有一定方向的船，在大海中東飄西蕩，自然令人生怖。

倘若有人懷疑道：從上海到舊金山這條航路（或任何航路）已經有無數的經驗了，容易得着人的信仰；至於人生的究竟是渺茫的，叫我們從何處信仰起？我即刻答道：『從你自己的假定，得到你自已的信仰。』孔子說過：『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這個意思。要曉得信仰的原來就是假定。我們所最信仰的眞過於眞理；然而眞理也不過就是在實用上所已經證實了的假定。所以我們確信能夠達到舊金山，一點不懷疑，就只要這一點信仰精神，便可以安慰我們去渡那世界最大的一個海洋。至於究竟以何日何刻到舊金山，或究能到與否，實屬另一問題。

今更舉一顯明的例：哥倫布之發現新大陸，何嘗倚賴着經驗！他全憑着由西可以直達印度的一個假定，就去實行他那冒險的計劃。當其在海中西向前進的時候，他只抱着一個直達印度的信仰，自然沒有到過印度的經驗。

進一步說，有時經驗也是靠不住的。美哲詹姆士說過：『不要妄想推到萬世而皆準的眞理。』何況經驗！即如我們這次的船預算是七月二十日到舊金山，這是根據從前的經驗計算的。不料後來遇着逆風，便慢了兩天了。這豈不是證明經驗的効用不甚穩固嗎？我舉這個例，並非反對經驗，是要說明信仰還應立在經驗的前面。

但我所說的信仰，決不是宗教式的信仰，現在及過去宗教的信仰是死的，專制的，保守的；我所說的信仰是活的，自由的，進化的。就是要各人就其環境——空間與時間——的不同，運用自已的認識力而定自己的信仰。故各人的信仰未可強同。墨子的兼愛，楊子的爲我，托爾斯泰的不抵抗，尼采的超人，各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均足以造成一己堅固不拔的信仰，而即以此信仰做人生的解釋。

（2）東西洋文化調和的責任

一個人的思想與所處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自不待言。當我們從太平洋的東岸渡到西岸，經過這長遠的海程，受着海水汪

洋浩瀚的影響，不知不覺的就要引起我們一種偉大的思想——東西洋文化的調和。

世界文化的歷史，都是由分而合的歷史。為東方文化之源的，是中國和印度；為西方文化之源的，是埃及和巴比倫。在先這四國的文化，都是獨自發達，沒有什麼關連；後來因國際上的交通繁複了，彼此文化就得着互相灌輸的機會，而產出新的文化。遞演遞進，而成為今日東西洋兩大文化對峙的現象。

此兩大文化各有其數千年之歷史，當然各有其特殊之處，而論其大概，則西洋偏重物質，東洋偏重精神。吾人生活，要不外此兩方面。苟欲求其平均發達，以改善人類偏枯的生活，則所以謀此兩大文化的調和，實為吾人當今最大的責任。

太平洋最重要的海流，是由中國的海岸流到美國的海岸；又由美國的海岸而回到中國的海岸。我相信東西洋兩大文化，亦將隨此潮流而得調和，萬無有永遠對峙的道理。

今試從事實上看去，東方各國之極力吸收西洋文明，固不待論。而近來歐美人，以大戰之結果，思想上頗帶幾分東方的色彩。各大學紛紛添設研究中國學術思想的學科。其學者多有到東方游歷的興趣。對於東方學者亦極表示歡迎。這些都是兩大文化調和的導線。

太平洋東西岸的朋友們！和曾經渡過太平洋的朋友們！大家不要放棄我們所應擔負的偉大的責任——東西洋文化調和的責任！

參觀法國第四十三次全國運動會記

胡助

法蘭西全國聯合運動會，Fête fédérale de gymnastique de France 照例每年舉行一次，擇各大城輪流行之。今年（一九二一）適舉行第四十三次於里而。Lille 會場距我校不遠。會期從五月十四日起至十六日，適在 Pentecote 假期中。獨居異國，常苦無聊，逢此盛會，焉能不去。且我亦欲因此覘法人體育界之趨勢，故不僅一去而已，每會我都去。（惟十五夜跳舞會我因校規限七時回校未能去）計十四日下午，十五日上午和下午，十六日下午，共去四次。把我兩星期的零用費，都為此次看運動會用了。我買的票自然是最廉無有再廉的，不得坐位。歸來時

兩脚已疲，週身擠得出汗。但我見別人對於運動那樣高興，那樣努力。米爾蘭 Millerand 總統當上西勒西 Haute-Silésie 問題吃緊之際，英法協商，恐將破裂，歐洲外交界將另開新局面之時，（會前兩日英相在倫敦演說攻擊波蘭人及法人在上西勒西之舉動，法輿論界大譁）還抽閑來與國民助興。比利時王，Albert 1er 亦不惜越境而來，參此盛舉。大戰後破敗不堪的里而城，竟撥三十萬佛郎，用電燈旗旂花彩，遮蓋了各處的破屋頹垣，以歡迎此「法蘭西健兒」。（Écho du Nord 日報祝辭）一連三日夜，軍樂洋洋的聲音，時常送入我耳。我校臨時借與諸運動員作寢處，他們進出都是手舞足蹈的，好似醉狂了。卽街上走路的人，我不知他們果有事忙，或也起了運動的興致，往來都比尋常要快些。十六夜晚間各處軍樂齊奏，男女雜沓，舉行當街跳舞，Bal public 並放電花。直至夜十二時，天空尙是通紅，各種嘈雜的聲音，猶未盡息。一言蔽之，法人此次爲增進國民對於運動之興趣計，已可謂竭盡全力。使我外國學生看後，徒生羨妬。然羨妬何益？我亦惟有勉勝疲勞，歸而將我所見者告諸同志，或亦可生其興趣而爲同樣之會歟？未可知也。

據我戰前來法的中國朋友，及現時同校的法國朋友說，法蘭西人對於遊戲，在戰前本不十分重視。卽每次舉行運動會，也沒有今年盛況。使法政府和社會現時如此盡力體育者，可謂爲戰後之新覺悟。這覺悟從何而生呢？據我所聞，可舉兩事：

一，當大戰時，英美兵之來法作戰者，其體力都比法兵强，軀幹也比法兵魁偉，對於軍事上之効能，自比法兵爲優。法人相形之下，未免見絀。亟求其原因，乃知爲平時不重體育之過。故政府於戰後亟謀補救。

二，當英美兵留法作戰時，軍營中遊戲生活，未嘗稍息。這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法人於不知不覺間，也染着了。其遊戲方法，也學得來。直至現在，更繼續爲之不稍懈。

前者可謂爲政府之有意的提倡。後者可謂爲社會之無意的模仿。前者之用力處在學校，後者之用力處在球會。就現在狀況批評，我覺法球會勢力之大，其價值還在學校上。此其故自是學校積重難返，法教育家雖大聲疾呼，一時尙不能大有作爲，而球會因組織自由，富於興趣，故推行甚易。現雖窮鄉僻壤，大都有小小球場。里而市之 Olympique lillois（球會名）竟擁有巨資

數十萬，會員兩千人，並發行一種週報。每逢大賽球，全城幾爲之鬨動。其他類此者，尚不可勝數。我於此便悟到提倡運動最好的方法，莫如自己組織球會來運動，別人見了有趣，自然會來。若專從學校方面鼓吹，恐收效還不及球會之速。且體育爲人人應有之事，如僅限於少數學生，尚不得言普及也。

抑吾更有感者，促進法人體育之原因，可謂是得英美人之觀感。證諸法人在遊戲上用語，多沿用英語，遊戲器具，多是英美貨，已可概見。今世最重遊戲之國，似當數英美兩國。而此兩國之國民性，亦比較富進取，重規律，遇事知求實際。此其間關係何似，我不能詳。然吾聞英人社會生活之美德，大都養成於遊戲場中。其政治家之遭失敗，亦不過視如跌負一球。惟有正大光明，更求進取，不聞有憤懣陰謀，倒行逆施，擅弄兵以逞其私慾，直置社會秩序，國家存亡於不顧者。今我國民正缺乏此種美德，規律的遊戲，正是其訓練場，體育之價值，豈僅在强健身體也耶。

照會場經過程序，第一日是里而市小學生運動，參加學校共五十所，男女小學生共五千人。其詳情我另記於後幅。第二日及第三日上午，分行各種技術比賽，參加團體共五百五十處，運動員共一萬人。就中除法人而外，尚有比利時人，捷哥斯拉夫人，瑞士人等，都是法人請來的。法人中只有少數是學生，大都爲各市各鄉之運動團團員。法體育界之重心，不在學校，而在學校以外之團體，於此可見。運動節目，有徒手操，器械操，各種遠跳，各種高跳，各種距離之賽跑，舉重，擲遠，升高，以及各種田徑賽運動等，應有盡有。此是分部舉行，每部各有評判人，參觀人僅見諸運動員往來競技，頗難得有明確的比較。就中最惹人注意者，當數捷哥斯拉夫女子之木棍操，其操法極調和，於器械操中兼有舞蹈的姿勢，有雄武之度，而復具有溫嫻之容。一時觀者，鼓掌不已。在去年此會，捷國女子仍演一種徒手操式，極爲法體育家所稱許。里而女子中學，卽以爲課程，今年更以表演於會場，亦蒙觀者贊美。想以後此種操法，必更留傳於法學校中，捷哥斯拉女子，蓋隱然爲法女子之體操教員也。第二日夜間是跳舞會，我未能去。第三日下午是大會操，此時一萬運動員，同行一種徒手操式。法大總統，比利時王，法陸軍教育勞工諸總長及諸大將，均在場。操後並行授旗禮，由里時 Nice 市長（去年此會舉行於里時）將聯合運動會大旗，鄭重交存於里而市長，且各在授受之際，當本國元

首之前，敬祝國民體育進步。末後殿以大遊行，一萬運動員，由運動場起，整隊周遊街市，直至市中一大空場 Place de la République 而散。

全會經過後，我腦中留印最深者，當是第一日之小學生運動。本日不過是一種預備會，諸大運動員都不在場，參觀人也不多。但我因運動的人是小學生，特別引起了一種趣味。繼而探求此小學生運動之歷史，更使我深羨有感。所羨者何？即法敎育界改良體育進行之猛是也。當大戰時，德人佔領里而市者垂四年。糧食缺乏，更以戰時種種惡影響，兒童體質，日就尫弱。在休戰條約簽字之第二日，有醫生名 Calmette 者，在里而國家醫學院 Académie de Médecine 大聲疾呼，謂本市大多數兒童之健康，已為戰爭所破壞。就 Fombelle 學校檢查二百四十兒童之中，只有一人未受病。於是市議會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亟特別組織一體育委員會，以小學敎師而兼為體育家之 Félix Boyaval 君總其成。此君本其平日經驗，以矯正姿勢及恢復健康為目的，特編一種敎材，稱之『指導敎程』Guide-programme 初傳習各小學敎師，繼即發出通令，規定全市在學兒童每日當行此種強迫體操兩次，每次約十分鐘。又就適宜之地，建四大遊戲場。各校學生，每週至少當來場遊戲一時，吸取新鮮空氣。更派醫生四出檢查，每三月為報告一次。今行之不過半年，據其結果，已稱兒童胸圍漸擴大，舉動更活潑，缺席之數，已不如前多。運用智力之功課，比較容易敎授。今日所表演者，即其平時所施行之敎程也。

在十四日下午二時一刻，此運動會行開會式於里而市外之 Boulevard Carnot。天氣當雨後新晴，參觀人與運動員，精神都格外興奮。開會時初奏國樂，場中人一聞樂聲，都脫帽致敬。此悲壯之 Marseillaise 歌，最易動人敵愾之心。吾人更讀法蘭西自有此歌以來之歷史，知法人歷經大難而今猶巍然為世界文明國者，蓋全賴國民有此敵愾不甘挫敗之心理。樂聲方畢，我腦際猶涉遐想，即見有五千小法國民，精神煥發，由場之兩端魚貫而入。年齡約自六歲至十一二歲，男女各半。男孩着藍衣黃短褲，女孩則全着白服。各有敎員或女敎員隨行照料，狀態極忙。場中先有一隊童子軍將行列取齊，五千學生之進行，即以此童子軍為標準，秩序甚好。表演節目，初為蹈舞步，繼行體操，（共七節，有

臂運動，頸及胸之運動，上體緊張運動，下肢運動，呼吸運動等。）
末分演遊戲，都是平時課程此時。惟。見。五。千。雙。小。手。小。足。在。立。體。
軸。上。三。。 。負。運。動，太陽。斜。射。着。他。們，把。個。小。圓。臉。晒。得。通。
紅，休息。時。都。笑。嘻。嘻。的。向。着。近。傍。參。觀。人，帽子。揭。了，額上。竟。不。免。
有。幾。顆。小。汗，猗歟盛哉！我幾時亦得見我國小學生有此盛會乎？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里而

北遊初戀

惲震

北上歷程—萬牲園—中央公園—三殿—無線電站—古物陳列所—天壇—八達嶺長城—北京大學—高等師範—電話局—頤和園—北海—水榭茶會—唐山—天津—泰山—孔林孔廟—南京

此記之作，乃在漢遊雜誌之後，記者長途旅行，此其第二次。其實武漢京津自有火車輪船交通之後，幾爲普通人人必到之地，此等遊記，原無引起讀者興趣之可言；然吾此番，初不求一般社會上人所欣賞，僅足供友生家族之需。一切景物人事，經吾初戀之眼光觀之，皆有特殊之趣味。此時筆之於書，他日旅行閱歷既多，反而觀之，則亦自有其相當之價值矣。

此次旅行，復有一端，爲以後旅行所永永不能及者，乃爲同行者有學友四十人之多。畢業之後，彩雲破散，欲求同居達四十人，尚不易得，況相伴作數千里之長行哉。故此次旅行，當在吾一生旅行史中占一重大之位置。

吾等成行，乃在十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夜，先期由凌代校長在交通部取得各路免票，由敎員張貫九傅拉 Mr. Fuller 兩先生相伴同行。學生包含電機四年級土木三四年級及舊同學三四人。與余同級者，爲張承緒任國常彭昕李春明居崐張寶桐陳俊時季警亞吳保豐沈嗣芳王德棻十一君，連余共十二人。啓程之夕，各人自備行李食品，上車時已十一句鐘，太半皆昏昏欲睡。一車之中，東橫西倒，或仰睡，或側臥，或危坐打盹，或憑窗眺夜色，外狀各各不同，而其養精蓄銳以爲日後暢遊之心也則一。車動，人聲始稍靜，同學輪流褰衣就寢，少須，覺有縱其鼾聲者，不能即睡者，或取餅乾嚼之，或爲嗚嗚之歌。車燈不明，暗淡欲滅，窗外夜色如死，星月皆沒，微雨飄窗上，細看似成紋理。偶遇車站，站上。電。燈。光。閃。過。兩。旁。稻。田，隱約。窺。見。田。間。綠。色。斯時光景，頗極微妙。余素

不喜作牀睡，此夕正爲遠游之始，精神尤振作，四尋談話者不可得，乃跌坐爲種種默想，思極欲眠，倒身閉目，以求入夢。朦朧中過常州，不能復睡，乃起坐待旦。俄而達鎭江，山洞，天光漸曉，兩旁曉風楊柳，青綠之色彌望。平旦清明，醒人睡思。近金陵，岡巒相接，環爲翠色，山頂雲根，淵淵接天，幻爲奇彩。惟自無錫常州至南京一路人煙稀少，四望皆棄地，與鐵路下段相較，頓呈淒涼荒蕪之色。

既到江邊碼頭，各收拾行李下渡船，余兄夢楫適於是時過南京將往安慶，知余亦於是日來，乃到站一晤，余既喜乍逢，又驚即別，不禁爲之執手愴然；不得已各道珍重而別。余等所乘之渡船，爲澄平江輪，係江南造船廠一九二〇年所製，機具船式皆極牢固美觀，船長某君及稽查某君，因奉交通部關照，殷勤招待，款衆以佳茗。余等正憑欄觀江景，三數丐舟，以長竿繫小囊於端，向余儕乞餞。兩教員傅拉急以快鏡攝此怪狀，復取銅元擲入各小囊中，視其相爭以爲笑樂，余在旁幾赧極不能仰視，然固無法禁止也。

是時已爲四月一日上午八時許，既過江，即直登津浦車。余等佔車恰兩節，門上榜「學生定車」字樣，以禁閒人攔入。車上設備至劣，夜間不備燈火，座上塵積寸許，幸地位尚大，足敷四十人床鋪之用。坐乍定，車即從浦口開駛。余思出紙作家書，報告途間狀況，顧車身震盪甚烈，作書不成，濶曲乃類蛇蝮。窗外風景，惟有沙磧之田與童童之山，風過塵揚，荒涼滿目，江北苦瘠之狀，於此概可窺見。間或有一二麥田，及桃花村落，則已如沙漠上之沃地 Oasis 望之令人快意。車上用水，悉挾泥沙，車過數百里，尚不見灌田之溝渠，則其乾燥又可見矣。

自浦口至天津凡九大站，曰滁州蚌埠徐州臨城兗州泰安府濟南府德州及滄州，計共一千〇十三公里，（約合中國一千九百里。）下午抵蚌埠，四圍田畝，頓改前狀，平原遠擴，達於無盡，一望青碧，幾不能見一隙地。菜花金黃，耀眼生眩，令人如見江南三月風景。站上有軍士數十人，各持巨槓，從車中搬運銀箱，察其狀態，似於此餉銀中含有絕大希望，舉欣欣然有喜色；其實此中大半尚須入督軍私囊，可爲丘八諸公瓜分者，尚其小半耳。督軍所以設於此沃肥之區，而不在前段荒地者，蓋亦所謂擇肥而噬之意也。

過蚌埠，天色漸晚，田亦逐次復其荒蕪之狀。即入山東界，則竟有赤地千里之概，土色呈紅。不類可以耕種者。兩旁間有房屋，必

爲土製，其中人面目犂黑粗獷，男女相聚，乃如小說中古代狀態。惟所植楊柳，疏密相間。自江以南，直送吾儕渡江而北，枝枝垂秀，向人送媚，得此差足稍慰吾人途中寂寞。入夜既無燈，只得鋪被就寢，余是日所作事，僅爲家書二封，及畢拉斯金之演說一篇而已。飯食仍僅餠乾及水。

二日晨，同學相驚呼看黃河大橋，乃披衣拭目，就窗以待。昨日過淮河大橋，已詫其建築之偉，此時觀黃河大橋，益使我胸中快意，至於舌撟不能下，過橋恰費時兩分鐘。河水在春日極淺，入夏始漲，及秋乃成壯觀；蓋水上冰雪，必經過夏日之熱力，始能融化而下流也。德州素有著名之薰鷄在站賊售，此次因鼠疫流行，防務嚴密，乃將小販一律禁止。余等爲慎重起見，亦悉下車窗，相戒勿下車觀覽。車行至滄州，柵外集災民數十人，男女老幼，持鑑求乞，余等乃取所餘麵包及銅元一一布施，其人不能相讓，爭奪幾至用武。余窺察彼等面色雖醜惡汚穢，而肥胖紅潤者尚居其半，不類餓莩之餘。或者此輩尙非災民之眞受災者，大凡世上眞苦之人，不易共見，見者不過浮面一部而已。一路上見賑災之米袋如山積，不運赴災區，而任其爲風雨炙蝕，以致朽腐，官場辦事，如此遲緩，眞可痛恨。覩此災區，回想滬上爲賑災而舉行之種種熱鬧，雖云慈善，其實大半爲虛名與湊趣兩種組成之結晶，不覺長歎。三點半到天津，立候三十分鐘，卽轉乘京奉車入京。京奉車輛似較津浦車爲潔淨，式樣亦新。京津兩地皆爲政治商業之名成，而其間相隔數百里地，均荒蕪不堪屬目。到豐台舊同學徐承煥夏孫鴻馮寶泰三君上車，招待指導，同抵北京正陽門站下車。初見北京，亦無何種特殊之處，外城尤淒淸冷寂。城堞之高峻莊嚴，則爲他處所未有。

余等下塲地，經徐君預先布置，在西長安街全國鐵路協會事務所內，門對交通財政兩部。行李既檢點搬運訖，於是雇四十餘輛人力車，同時出發。馬路頗廣闊，車輛通行，極爲便利。普通人力車乃類上海私家所用包車，穩快舒適；車行倍捷，而價反較廉。據云內外城人力車，統計有五萬餘輛，路上第一件使人不快意事，卽街燈之暗淡。首都之街道交通，何等關係重要，而不稍加之以注意。鐵路協會房屋頗宏敞寬大，禮堂內四壁設長桌，置被其上，依次橫臥，可容四十八人。余等得此，喜出望外，蓋較之住客棧，既省費而又安適也。余於睡前，以電話通知鮑家街之逢弟，約明日往

訪。

三日晨起，即至鮑家街惲宅，達弟出迎，執手歡然道故。三年不遇，稚氣悉除，譚話之間，覺其學問與閱歷皆有進益，爲之心慰。坐譚移時，達弟邀我同游萬牲園。園在西直門外，佔地極廣，周圍有十餘里，昔名三貝子花園，今名農事試驗場；其實三名皆未有當，余意以「動植博物園」爲最適宜。入門須納費銅元十六枚，左轉進動物部，周覽象，虎，麋鹿，狐。獾，熊，狸，猴，鼠之屬，稍觀即盡，搜羅未見豐富。鸚鵡種類極多，色采尤美，爲之坐對良久不去。園中亦有隙地，惟多半已闢成果圃。一灣春水，轉折綿延，在北地已稱名貴；蓋北人之視水，猶南人之視山也。園內大小橋凡十餘座，或以石，或以銅鐵，或以三合土，或以木，有坦平者，有峻削者，有分步級如人家樓梯者。余等信步而行，入農產陳列所，又觀花室，留連欣賞。既而進動物標本室，左爲獸，右爲鳥，大小悉具，種類極夥。步行既倦，坐涼棚下小憩，二人縱譚所志，歡洽無間。少坐復前行，望見遠遠有洋式高樓聳峙，問七弟，始知爲「暢觀樓」。向樓而趨，復良久，才抵樓前。余意此樓既屬洋式，中當無可觀者，竟未登；後聞諸人，樓上有御榻御書，乃全園精萃處也，悔亦無及。樓前一橋，橋旁有兩鐵獅，一仰天，一前撲；老樹半垂橋上，掩映獅威，倍增古趣。更前爲「鬯春堂」，似屬清代王子見客之所。轉折數四，竟不能辨方向；天氣燥熱，卸衣尋徑，光景如在南中。既出園，雇車赴琉璃廠高等師範參觀，七弟即在該校附屬中學讀書。先入附中，繼進附小，最後觀高等。此時正在春假及教職員罷工期內，一切均停止。但自外表察之，則似學生方面頗有整齊之組織，某課堂正爲平民學校上課，堂中集男女童子數十人，一學生立講堂上，諄諄教識字。校內各種設置，尚稱完備，惟附中無寄宿舍，穿行一過，即出校回協會，七弟則返鮑家街（北地操場無草茵，僅鋪沙一層，亦大缺點。）

四日，定往晤葉玉甫校長（時任交通總長）九時出發，由徐君領導，同至勸辦實業公所。廳上陳設華美，錦裀軟座，大衆靜坐候校長出。既而招待肅客轉入廳後，坐甫定，葉已出。略頷首，即居主位坐，回首詢左右，參觀日程已規定否。徐君出日程單，葉略一展閱，便謂『諸位此次旅行，應注意各路建築異同之處。就地取材，尤爲關係重要。目下正在籌備統一全國鐵路，諸君可以隨處詢問，留意各地情形，以爲他日發表政見，或實地辦事之預備。』葉

君身材短小，眉目清秀，年才四十，一望而知爲官僚中之傑出者。談京語頗純粹，聲浪和緩，字眼清晰，恰合演說不疾不徐之妙。談話不及交通大學事，呼侍者取筆墨，親爲改定參觀日程，復自作書函，通知各路站招待備車。譚約半小時，余等卽辭出，到交通部交通博物館。該館籌備已久，倘未完工，中略備各路模型，無可詳觀者。

是日下午赴琉璃廠電話總局。此局創設已歷十有八載，逐漸改良，現號戶已增至一萬數千戶。全部共有八局，同歸總機關節制；內城三分局，爲南東西，皆是公共電池制度(新式)，外城南苑，北苑，西苑，及保定，通州，仍爲局部電池制度(老式)。此局所用機具，全是西方電氣公司第一式，配置工程師聞係一日本人，各種情形，均倘完好。

繞回協會，沈君怡來訪，乃爲介紹之於陳俊時，張寶桐兩君。沈君知余等來遊中央公園，乃邀陳張與及余四人同往。是日大風，路上狂沙撲面，園中友人爲之裹足。在平日此地爲男女青年良莠雜集之處，今日冷清清竟如古刹。余等從側門入，穿大樹林，環行「社稷壇」老柏千株，矗天而直立，或已剝落成半株，倘夭矯盤旋，下垂作龍勢。大者可數合抱，小者亦一抱許，蒼翠照人，涼陰瀉地。夜間入林，當疑作羣鬼紛拏，可使怯者喪膽。新建「格言亭」，頗有美術觀念，八巨柱上刻八古人之佳句，爲孔子孟子子思朱子程子丹書陽明武穆。余等登小邱，遙爲北窺，隱約可見深宮大內，四圍皆琉璃瓦，黃碧照眼。社稷壇末見闊大，壇後偏殿，今改作通俗閱書處，並附有閱報處。北京大小報紙不下數十種，爲晨報益世報北京日報順天時報新社會報日知報京報正言報新華報民強報國報羣強報海陸軍報等等，其中幾於無一種可以當意。在滬常怪滬報腐敗，不加改良，及今觀之，滬報印刷之精美，編輯之豐富，爲無論何地所不及，則滬報之故步自封，又奚怪其然耶。中國新聞界如此情形，眞屬可歎；余每到一地，必發生此同樣感想，我有志於新聞業之同志，他日將何以慰我？游覽既畢，乃入「來今雨軒」茗談，一時沈君怡之英爽美秀，陳峻時之溫雅多情，張寶桐之誠樸眞摯，與保豐之老當遄往，互相煥映，余乃顧盼其間，爲團合四人之中心點，樂至無藝。

夜，姊丈沈君邁士邀余出飯，復至其家長譚。外甥振元久不見，亦漸漸長成，秀而近弱，似欠活潑之致。見振元又思及吾愛姊如

尙在人世，余之生活當益增愉快，邁士兄雖不言，或與我有同感也。

北京街道塵沙之大，實爲吾儕南人所從未經歷者。每遇風起，灰沙成陣而飛，撲面入耳目。街上形形色色亦有可觀。人力車之外，有汽車馬車騾車。汽車自爲達官闊客及其內眷所坐，爵位高者尤有衞兵護立汽車兩旁，或服持械，以防暗殺。騾車中人，大都爲頑舊家族及八旗宗室。旗裝女子，束髻高至尺許，傅紅脂白粉，鮮豔如彩畫泥人。此外尙有煤炭騾役，驅騾過市，面如塗漆，僅露紅唇黃齒。以風沙故，男子常戴風鏡，女子蒙手帕或紗絹，惟人力車夫最可憐，風沙起，閉目障面，又不可稍停呼吸，於是面上喉間，盡爲塵土之居留地。天氣早晚頗涼，午間則熱。（未完）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一）北京總會

十月九日的談話會　十月九日下午二時由執行部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召集常會，到會者只蘇演存陳仲瑜楊鐘健三人。因到會人數太少，不便討論其他會務，乃改爲談話會，約二小時而散。是日談話大意咸覺北京總會當力加整頓，月刊近常不能如期出版，亦當設法整頓……等問題，但因人數太少，亦未決定整頓辦法。

十月二十日的常會　劉仁靜君由上海回京，北京總會因上次開會到會人數太少，遂藉此機會於十八日借北大地質研究會開會從劉君因事赴津，該會亦遂停止。劉君於十九日由津回京，遂於二十日下午七時在北大地質研究會開會，到會者爲蘇演存黃一葵高君宇劉仁靜陳仲瑜楊鐘健等六人。是日開會大要情形，分記於左：

（一）由劉養初君報告由上海回京事由，並謂不日仍當再往上海補習德文一月，再行返京，仍在北大求學，今年絕不休學。

（二）由楊鍾健報告執行部最近進行狀況，議決須努力執行者有下列各事：

（A）今年整頓會費勢在必行，本年會費已通告徵收；卽去年未交會費會員，亦必另行補交；前因上期會計劉養初君在滬賬目未能淸查，現藉劉君回京之便，將上年未交會費會員，一一開出，由本期會計分別徵收。

(B)會員通訊錄事，已由執行部推定上海會員沈澤民楊賢江二君負責辦理，希望於年內必出一期。

(C)月刊近來內容上出版時期上，均有振刷之必要，除一面由北京會員勢力供給材料外，當函上海月刊編輯處以編輯處名義，向國內外會員徵稿，並向亞東交涉務必按期出版，以保信用。

上二則因劉君不日仍往上海請其到上海後，分別向沈楊左三君述及，希望可以辦到。

(D)會內各研究會，既經大會議決，又實為必要事件，似宜努力進行，議決北京總會，至少須有一研究會以作中心，則於會務上，會員間智識上感情上，均有裨益。後由蘇演存君提議先組織一社會主義研究會，因鄧仲澥不日返京，遂決定推鄧仲澥君負責組織。旋又議決組織一文學研究會推黃日葵君籌備一切。上二研究會，必須努力進行，於短時間內成立，至其他研究會，以後再量力組織，並希望各地會員，一致奮起……。

(E)會員終身志業表，已寄到者超過半數，其未寄來者，已于月前分別函催；此項調查，將近一年，急須彙印分送會員，遂決定以十一月十五日為期，不管收齊與否，即編輯付印，期於十二月內出版。(只向會員分送)

(F)對於會事久不理會，及久無消息之會員，當請評議部議決整頓辦法。

(G)由楊鍾健提議本會會員過去及現在狀況多不知道，即有明瞭者，亦為少數；會員間於事業上學業上互助之點正多，感情急須聯絡，若於會員之家世及個人情形而不知，徒說幾句感情的話，太覺無聊。擬製一詳細調查表，調查會員過去及現在情形，注意(1)家庭的歷史與狀況。(2)個人之身體，與過去之情形。(3)現在情形，至以後若有新加入會員，即須隨入會願書簽好寄交執行部，當經會體通過照行。

按此條只為一種議決，詳細情形，及表式，當另詳為通告討論完畢已過十時，隨散會。

十一月十三日北京總會的常會　會員鄧仲澥君新由四川回京，北京總會會務進行，又須詳細討論，遂定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在公央公園開本月常會。是日到會者有鄧仲澥黃日葵蘇甲榮陳政陳仲瑜鄧祥禮李守常楊鍾健八人。首先談會務進

行各事，議决照上次會務努力進行。鄧君剡已回京，社會主義研究會不日卽可成立，文學研究會亦正在進行。此外則催爲月刊供給文學，並催會員通訊錄必須早日出現。末由鄧君陳述南遊西遊感想，至四時半始散會。

第二年度會計劉仁靜報告

收　仲澥交來原存款三十六元四角五分楊子培入會金一元

第一二年常費四元

劉泗英第一二年常費四元

王光祈張夢九宗白華魏時珍第二年會費共八元

高尚德入會金一元第二年會費二元張明綱入會金一元

常年會費第二年二元孟壽椿第二年會費二元

共六十一元四角五分

支　演存十四元

舜生十八元又寄費匯費四角五分

孟壽椿通信社繕寫費現洋四元

又社務繕寫紙張費三元

高尚德通信社繕寫紙張費三元又繕寫紙一元

兩抵尚餘十八元交新會計陳仲瑜收存

儲金報告(一)(劉仁靜報告)

收沈怡儲金十一元又五元

收余家菊儲金十八元

收左舜生儲金十六元

收劉衡如儲金六元又三元

收南京大會餘款十五元

共收七十四元之外加郵政儲金利息六元共八十元交舜生收存

儲金報告(二)(左舜生報告)

收蘇演存十五元

收康白情四元

收左舜生二十元

收張聞天三元

收劉仁靜交來以前儲金幷利息八十元

共收一百二十二元

新加入會員　朱自淸，字佩弦，江蘇揚州人，北大哲學系畢業，

曾任浙江第一師範，江蘇第八中學教員，由鄧仲澥陳仲瑜劉仁靜蘇演存左舜生介紹入會。

陳愚生　已由北京回重慶，信件由重慶東川道尹公署轉交。

孟壽椿　現在西美加州與康白情同居通訊地址如下：

S. C. Meng c/o mr. P. C. Kang 2206 Atherton st. Berkeley Calif. U. S. A.

惲震　現已抵美入威斯康新大學，與方東美同居，通訊地址如下：

G. C. Yün 212 N. Park st. madison Wis. U. S. A.

王崇植　現已抵美入麻省理工大學，通訊地址如下：

Mr. Chonchih Wang. Box 156 M. I. T. Combridge, Mass., U. S. A.

鄧仲澥　已由重慶回北京。

惲代英　已到四川瀘州聯合師範任教職，與會員王德熙穆濟波周曉和同事。

會員通訊

同志諸兄：

南京大會方了，我便隨我的同學金海觀倪文宙曹芻諸兄，匆匆向四川去。整個暑假天天在愉快的忙中過生活，本來在大會後自己有許多意見要對會內同志說的，因這亦無暇寫了。昨晚便是俗傳的中秋夜，「月到中秋分外圓」，又得着與許多天真爛熳勤懇樸實的青年（包括同事同學）在一塊兒說長話短，已使我興高萬丈！回到房中，瞥見我最愛的情人底情書—少年中國學會問題號—到了，倍增歡躍！忙剔亮燈光展開情書從頭細細的看。看了，萬感交觸，而同時愉快歡樂之情，實與俱增！朋友！我現在對於我們學會的樂觀，依然如我在南京會中大家多煩悶疑慮的時候而我獨欣悅喜樂一樣。你們說分裂，說解散，說總歸要烟消雲散，我是不能懂。我知道你們不能分，且知道你們不願分，大家都知道創造「少年中國」要分工互助，要多方面的活動；也都知道自己個人的能力是有限。你們怎樣能分？我何以說你們不願分呢？這層在南京未會以前，我也很發慮。南京既會以後，便越信不疑了。仲澥說：「東美真可愛！」東美說：「仲澥真可愛！」但他們倆在南京會時是爭得最劇烈。別的意見相衝突有激烈

辯論的兩個以上的兩組人，不是也同他們倆一樣，爭論自爭論，親愛自親愛麼？我對會中諸友是多未會面過的，說到談心，尤其少了。但以此次南京與會的朋友而論，我對他都有相當的愛情，說諸位的言論深刻令我佩服的緣故麼？不是的，南京大會開了三天有半，你們會說些的人吵煞，但陳仲瑜張聞天兩兄半句話也未在會場中說過，你們記得麼？但我從當初到現在對他們倆的態度與對你們的一樣，只覺可……，說不出是什麼？我真怪我這種莫明其妙的感情從何而生？意者我的半意識中已指示我欲於創造少年中國有所盡力而有效，決賴與諸兄同舟共濟而我自己不明白知道麼？這是感情，我不欲細細分析。我對各友是這樣的，怕你們對其他會員也是如此罷！我敢武斷至少十有八九是像我這樣。南京會中代英提出怪勵議時，大家討論良久結果均主張的是什麼，大家可從這裏邊和想像那時各人的臉容就知道了。我信少年中國學會是不會分裂的，更不會烟消雲散。我亦常聽見會外的同志說：「你們會裏有一種特殊的精神，最容易使人看得出來，就是兄弟的精神。」這是你們的優點，也許是你們的缺點。怕後來與會外人隔離很了，自成一特殊團體。」我對他說的話很表同情。南京會員，的確有這種毛病。所以我對本會會員不怕他向外發展；是怕他自視太高把自己們的門牆築得深厚。換句話說：我不怕本會分裂，是怕本會的會員太狹隘。

會員中有偏重做事的，有偏重學術的，做事的人又有願做小販，勞工，新聞記者，工程師，醫生，教員……之別，研究學術的人又有進攻文學，哲學，教育學，心理學，自然科學，經濟學，政治學……之別，但無論各人所學所事別致到什麼地步，各人實皆有與其他會友互相聯結的要素，隱然伏於其半意識中而不自覺。只要這種聯結的精髓一日不去，少年中國學會決會長久存在，與日俱新！這種聯結的精髓是什麼？便是本學會的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我到如今還佩服從前定本會宗旨的諸友之高明豁達，得至於此！有的說：「這個宗旨太廣泛了。」有的說：「這個宗旨太狹隘了。」我真只怪他們是未曾領會這宗旨的至義。且我在這期聚本「少年中國學會問題」裏，處處看得見各個會員對這宗旨只是擁護，不見有什麼深刻的致命的攻擊。就明明說他太寬泛和太狹隘的人，也是如此。宗旨中最容易引人誤會的是：「少年中國」是什麼一個東

西甲有甲的理想，乙有乙的理想，經驗不同，處境又殊，因之各人理想的少年中國不能不稍有歧異。但我只認得大家相互間的歧異是極有限量，必非大想逕庭。趙叔愚言：反對資本主義，反對狹義的國家主義，這已是我們共同已有的態度。換句話說：我們的少年中國必不是資本主義的中國，也不是狹義的國家主義的中國，我并敢大膽的揭穿朋友們的意思說：英美式的民治主義，俄羅斯式的勞農政府，也沒人肯整個搬運過來硬放到我們的少年中國裏邊。仲澥是極力主張要規定主義的人，但他說：「自然我亦不是急於求決議，今天便要定出一種共同主義。但以爲必須從今天注意這個問題，研究時局，以長期的考慮，求將來有一種規定」看鄭伯奇的信，知伯奇也主張有主義的，并且也講主義要從社會主義起碼。但他對於將來的少年中國絕不希望定屬於現代的廣義派安那其派等等。而希望大家研究試驗將來可發生一種恰適於少年中國的主義。朋友們！我們的主義是早很鮮明的，我們要創造少年中國，創造少年中國便是我們的主義。李儒勉說：「我們能懇切覺得要創造少年中國，這便是我們唯一的眞主義，其餘的只是一時所取的工具。」顧大家細想，是不是！舜生告鬯秋的話：無一定之主議，覓見必致紛歧，甲辦學校，欲養成爲資本家供奔走之人才，乙辦學校，欲養成勞働者之良友。終必無和諧之希望。——這種舉例是太極端了，只引起大家疑慮危懼。其實我們間那致有這麼矛盾！我問諸兄誰願爲少年中國養成資本家供奔走之人才？我確實相信友朋中無論那一個與我合辦一校，決不致因而要創造少年中國而至於互相衝突，決裂！若說要事事同一，步步同調，則我亦信天下沒這樣地兩個人。我深懇的望大家不必於創造少年中國外，更求什麼別的主義。求主義只是爲創造少年中國，那就行了。

主義定了，其餘都是枝葉，創造少年中國要求學，肯試實，求學的人便是我們的朋友。創造少年中國要做事，肯赤心做事的人便是我們的同志。且「事」與「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分割不開的，譬如我昨天對一個七歲的小學生做個知力測驗，今天在這裏讀中學教學法，你們說我這兩件動作是求學還是做事？朋友！事與學是分不開的，那末我們的會是學術團體還是做事團體的疑問，已經是不成問題。要是有人想把他專當作學術團體或做事團體，更其是說不過去！

以故，戀愛可以的，只要他不妨害創造少年中國。政治活動可以的，但希望他勿忘記創造少年中國。宗教信仰還是可以自由的，因他本無害於創造少年中國。其他一切問題，我們對他應用何。種。態。度，我想便把他放到「創造少年中國」的天平上一估量其。價。值。就是了。

但有人說：「此次南京大會對信仰問題，戀愛問題，政治活動問題等等本可不必討論，不討論便可免許多無謂的爭端。」我意又不然，這些比較更具體的問題底討論，確實與創造少年中國有莫大的裨益，將來的少年中國信仰自由呢，還是不許自由？他對於家庭制婚姻制的態度又怎樣？經過現在的比較深刻的討論，則便易得有把握。我還希望大家對於這種較具體較細微的事亦不肯放鬆。

還有一點小小意思要和朋友們說一說：就是兩個俱少部分的人，對於一樣事，意見背馳的時候，那樣事無論他是誰是誰非，兩方便都應該靜待大衆解決，任何一方都不應該便以己見行事，免得對手方更起愈激烈之反動。假如說：某會員以某種行為受某部分會員的攻擊而自請出會，在攻擊者以為他非出會不可，而其他一部分會員以為他不應出會，兩方相持不下時，則對某會員之去留，祇得待徵大衆之意見而後定。未經大衆決定前，這部分會員硬要會中宣布去他，與那部分會員硬要會中宣布留他一樣荒謬！本來雙方為的是學會，亦何需乎急遽，反引他方感情的激應。大衆決定後則少數服從多數，最好能自己犧牲些意見。這是很平常很瑣碎的事，而在家人兄弟們之前也津津樂道了。

十，九，十七日在宣城師範

代英：

你對同學方面有大大的成功，但對同事方面則大大的失敗。我不能不承認你的成功是足以償你的失敗而有餘；但我想這種失敗是應該免的，幷且是可以免的。你要是能免諸些失敗，我料想你的成功必更能久遠光大，不僅像如今日。我想你的只顧向學生方面努力，而不向同事方面留心，好像我們的只向書本方面努力，而忽於交友一樣偏而不全。

我們都知道互助是於事有益，比一人獨幹總好些。但在事實上我們每不能做到這步；終致人不諒解，使人不肯或不敢，和我

們互助。這種弊病在自信力很強，而智慧異常，感情又很熱切的人尤甚。你呢？

我們幹起事來每每要一針見血，一竿到底，心裏急得想把事立刻做到理想地步。至少也要想那件事因爲我們加進去之後煥然變色。因之要怪人的「守舊」或「不澈底」，初則視他人「以我似我，」繼則便以爲他不足與共大事了。這在你在我都有的毛病。你承認麼？

你每每說人做事不澈底，我料想你亦必謂我有些事不澈底。但我要問：底是什麼？我們倘不知底之所在，而曰做事要「澈底」曷其有濟？你也該承認人的見解不同，智愚有別，你的底不能盡同於人的底。這種地方在他與你未有同一的互相了解以前，你不能強人從你，猶人之不能強你從他一樣。你說如何？非便人與你是同一見地，同一其所謂「底」了；且亦因人的性情有和緩，有堅決；有慎重，有激烈；「底」的如何澈法，澈底的手續和步驟怎樣？也便不能人人盡同了。假如你與我都承認「社會的社會主義」爲現今最有理最善美的改造社會的鵠的；我要大聲疾呼一蹴便鼓吹勞工革命；你要潛滋隱長，教育後進，先多樹些有力有才有德的青年；你敢說我的方法便完全不對麼？

即便以「學生自治」論：你對他的態度，決其是有些與我不同。我對學生自治，真不像你的樂觀。我以爲學生自治之後也有些可慮的事。如（一）職教員要行新試驗新主張的時候，要得學生同意。延誤時日，或致不能實行。（二）學生濫用職權，使職教員不能堪。—前幾天蔣錫昌兄有一封信告我，說：『這自治會就是全校最高權的掌握的機關，要是有什麼事情給學生的自治會議決了，那就是校長也不敢去反對的。比如有那一位教員的感情和他們不對，他們自治會裏只要寫一封信，就可以請他「滾蛋」了！所以有許多教員平日不喜歡「拍學生馬屁」的，到現在也不得不拍了。至於教員功課上不能嚴緊，自然不待說也可以明白了。』

我對於蔣兄的話，是有許多不同情，但也不全然反對。我以爲教員和學生感情不好，教員自該走；但有少數學生與教員感情不好，便有疑問了。教員不好，沒程度，或沒道德，自該使他「滾蛋」；但因他不會拍馬屁要滾蛋，會拍馬屁便不滾蛋，如何講得過去？教課上要不要嚴緊，還是個問題，若說絕對不能嚴緊，以我所知，

尙不敢完全贊同。至於什麼事情給學生的自治會議決了，任何人都不得反對，則置學校內的職教員和校長於何地？難道使他們都做聽學生的指揮使用的奴隸或機械不成！那眞太難爲職教員了！我想學生不應該奴視教員和教員不應該奴視學生一樣。(三)學生得了權力，不能，或不肯使用——權力是和責任同來的。學生對於學校的權力擴大一分，卽他對於學校的責任加重一分。學生未自治之先，學校裏有什麼不道德不名譽的事情發生；有什麼腐敗，黑暗，衰落，不振的情形出見；都要校長和其他管理員負責。自治之後，便要學生和校長職教員等共同負責了。有的事，還該由同學互相督責勉勵者多，由職教員干涉或過問者少。倘若一方面教職員把許多職任交給自治會，一方面自治會不肯負責，則學校的那些事叫誰治呢？學生自治結果倒反亂了學校，豈非可醜？政客，軍人，劣紳，無才，無德，無學的校長，教員，把神聖的教育機關弄糟，是我們應該詛咒的，學生們把他弄壞，便是應該容忍的麼？這並不是我一人過慮。——錫昌兄第二次又有來信說：『該校自治會權力極大。一面可以議決各種關於學生自治事情，一面可以議決關於學校行政事情，我以爲這樣辦法，學生自治不是學生治自己，是治校長和教員了！學生自治最要的是要因此養成他們自己有一種做事的能力；但是他們實行的結果，往往有許多事情比沒有自治會的學校做得更壞了。如學生任意要求學校無故放假，或更換教員等。現在該校最不好的現象就是學校和教員不能用嚴厲的法子去干涉學生不好的舉動。』學校行政的事，是有關於學生幸福的，學生固然可以參與；但要是由自治會便可以議決云云，則我期期以爲不可。比如教員不好，自治會可以議決要求撤換的，但自治會決不應該有強逼甚至要求校長必請某某教員的權限。這事，理由很長，請另述，再如無故要求放假，成何道理？我又聽見某同學說他的母校裏現在學生受了學校附近鄉紳和退職教員的煽動風潮，大鬧，把校長教員都趕了，甚至把不附和的同學也趕了，趕他們要住旅館和另借房子上課——這事可有兩個解釋；一辦事者無能：不善處置。一學生受人——父兄和教師——的威逼利誘而妄動。我在這個「學生自治」方在萌芽，滋之惟恐不長的時代，甯願該校擾動的原因，是屬於前者，而不屬於後者。但誰也不能保後者之必無其事。我又聽到過有的學校自「自治」後，嫖呀，賭呀，宴飲呀，其

他壞事呀，愈演愈烈！代英！不可慮麼？我亦知諸些情形在庸愚惡劣的專制校長下也會發生。但自治以後不能給他減少或反加多，則自治之非可完全樂觀，也可證實了。且(甲)自治會中糾察員怕傷同學感情大家不願幹（乙）幹的人也因這不能盡責(丙)忠實盡責的人或因能力不足判斷失當，而處事不生效力。這種情形也或是不能免的。代英！你知道我當不會這樣頑固敢在大家要想：（一）發達青年對於社會的意識，和公衆責任心，(二)練習公民資格，(三)使青年更明瞭人我間的關係，對於權利義務有確實的了解，(四)養成學生自尊心和獨立精神的時候，來反對互助互治最容易收訓育之效的方法「學生自治。」總一句話說：你與我(亦不只你與我)都盼望個個學校做到「學生自治」的。但學生自治權的範圍如何？其獲得權力的步驟宜於驟然還是漸加？自治會在學校裏所占的位置怎樣？種種問題，我們的意見便定有些差池。我也想第三者的意思，亦不能盡與我或你的畢同。你信麼？既然，則應該你從我呢？我從你呢？還是我你都棄了自己主見去從他呢？倘尔夬自信不肯從我或他，我與他對你的亦這樣，我們便以「不徹底」相誚，其誰對呢？

再我們須得承認世界是進步的，是無窮盡地向上的；這樣，便沒有所謂固定的底了。看四五前年的青年大多數都醉心極力的要想創造個富强有力，能左右世界的少年中國；現在的青年對這樣狹隘的國家主義，多所非難，就可知了。我敢說現在的我們要想創造的少年中國，必不像歐戰以前的時候所要想創造的一樣。這便見得我們自己的所謂「底」也隨時要變的。今日之我或非昨日之我，今日的「底」安見過了許久，不復見其爲淺薄不深呢？代英！我要問了：你的底安在哉？你對於己，對於人，對于國家，社會，學校，家庭，種種的「底」是安在？現在的你不會疑或非以前的你所假定的「底」？你現在假定的「底」能決信其爲眞底麼？我想：『凡事的有沒有「底」』這個問題和『宇宙的有沒有邊』一樣可疑。便假設眞個有「底」，以我們現在的這樣淺薄，則所見必甚卑卑。這樣，果眞我們萬事如意樣樣徹他到「底」，又曷足沾沾自喜，便以嘲人呢？「嘲人」的話你不願有，但人看來，總有時如此。

我想人類的對於凡事的「底」，應該如探險隊的對於所欲發見的新陸一樣。前面的有沒有新陸？新陸的在那一方？是什麼模樣？探險家都是未知道的。他們所有的能事，只有互相勉厲奮

勇直前走一步算一步，進一尺得一尺，且懷着無窮盡而亦不可靠的希望罷了。領袖探險的人，經驗較豐，識見較高，計畫較周且密的，固然可以希望隊裏的人聽他指導，免些他已見得到而衆人未見的危險；并可以勗厲衆人，大家齊心合力，毋餒毋怠。但因爲險在那裏還不知道，則各人探險的路徑要由左或由右，儘可自主，不必强同；因爲各人力有不同，氣有勇餒，心有愼重或急遽，則要大家齊其步驟，成橫隊的開步走，更何必呢？大家努力進罷！殊途可以同歸，只要大家肯爲事想、爲大一點的自我想，總會有覺得攜手共濟的必要底一天，你看！

我這樣說「不澈底」，也眞怕人連自己會因之因循，敷衍，苟且偷安，而有所藉口，但我到底是非那樣想。

這是我對你的又一些批評。任你罵我嘲我，我都不管。只盼，你平情反駁。

「學生自治」確是當今教育界裏的一個重要問題。有的學校竟因之弄糟了，比從前更糟了。他的原因，或由於教職員的太不信任學生，名給學生自治，實則官督官辦，或儘聽學生闖擾，置之不聞不問，以爲學生自治之後，則學校內管理訓練的責任，都由學生自己負担了，連指導和輔翼的事，都不敢幹，怕學生誤會他去干涉。或由於學生平日的仇視職教員已深，看他如專制魔王，一旦反動，便得衝決一切網羅；而同學自身方面有惡劣分子做不利團體的事，又無法取締。因之風氣閉塞一點的地方，獨斷獨行慣的校長教員們，便防學生盜寇，視自治如洪水猛獸，極力抵住不行。——這眞值得我們討論的，錫昌兄對這問題極注意，我亦盼望他加入。

效春　六，七

效春

六，七，信收到，所有的話好得很。你所談澈底，「底是甚麽」？尤其是我聞所未聞的當頭棒喝。多謝你！

但是我可以說，我對於學生自治的意見，到底幾與你全然一致。你這並引不起我長篇大論的辯論來。我所要說的，只覺你這所說，還嫌官樣文章，所謂白面書生之見。我總笑你談教育，不能出教育學書本範圍，這便又是一例。別的事我都不能嘲笑你。

你說我「不向同事方面留心」，「使人不肯或不敢和我們互助」，「初則祝他人似我似我，繼則便以爲他不足與共大事了。」這都是如見肺肝的話。我只有認錯。其實我平日作事，本不至激

直如此。這一番一則同事李翰靑君要利用我激昂的熱誠，鼓勵同學强烈的精神，以致我自己遂不能自制，覺許多地方圓滑不過來，致略露出馬脚。再則亦以同來朋友演說時言辭更失檢點，遂引起同事藉口爆發。我平日一方雖激直，一方仍圓滑。正如家菊所謂「立言祗求針砭現狀；各方對我都感些酸甜苦辣的混合味。欲怨不能，欲愛又不願。」不過恐怕我生性熱烈些，所以苦辣的味常多點，如此而已。

你問我「你的底安在哉？」幾乎問得我茫然。但我細想，我確實是常持懷疑試驗態度的。我所謂「底」，不是有甚麽最後的武斷主張。不過卽就敎育事業說，有幾件事是至少暫時能信得過的：第一，敎育是要順着學生生長的原理使他在心理方面社會方面得着他合當的發展。第二，敎師是爲社會爲學生，來做那種敎育事業的。第三敎育當用試驗的態度，求方法的刷新。

這或者還說是我個人的敎育哲學。但是你亦想想，沒有這種理想的人，本配得上在敎育界做事麽？而且更進一層，有些人以辦敎育爲辦公事，敎死書，做敎師是充西席，或當差使，這亦是見解不同。智愚有別，他有他的底，我有我的底麽？果眞只見解不同，自然是無話說。眞到愚的田地，便要發生他是否配做敎育者的問題了。若再進一步居然到不肖的田地了，你又怎麽說呢？老實說，我以前乃至現在一切的圓滑，一方固望人互助，望人俟我；一方亦只是這樣虛與委蛇，委曲求全，自己保個飯碗，同時盼望或者做點可憐的事而已。你若以爲那樣是對同事方面的成功，我良心不許我說這樣的話。

許多談學校改良的論文，我看了眞覺不値一笑。因爲他們全然弄錯了。他們對於眼前敎育實況，全然坐在鼓裏，只是讀了些書，心中先擬一個理想的社會，再擬一些理想的敎師，於是展筆直書，說敎育要怎樣辦怎樣辦，咳！這只好供雜誌塞篇幅，再去滿足那些離開事實只顧 play idea 的學生的知識慾望而已。所以一個人眞要把他理想引入實際的敎育界，便會格格不入，以致灰心喪節，不成爲悲觀者，卽成爲混世蟲。我看見的多了。你眞以爲這種人終有一天達到他理想地步麽？

我提倡學生自治，根本便只是因爲那是合於我的敎育理想；卽前說敎育要順着學生生長的原理，使他在心理方面社會方面得着他合當的發展的意思。海內學校，有因學生自治弄壞了

的。但是怪誰呢？即就你講的幾層談談罷：（一）職教員要行新試驗新主張，要得學生同意延誤時日或致不能實行。依我的見解，學生對教師，愛便易信，信便易從，果然愛了信了，將見指揮如意。這中間還得極力求爲他們避免輕信盲從之弊纔好。若不愛而使，信不信而使從，這果是你所謂練習公民資格養成學生自尊心和獨立精神的道理麼？（二）學生濫用權力，使職教員要拍馬屁，教課絕對不能嚴緊。至於什麼事情自治會議決了，任何人不得反對，成了學生奴視教員。這到是一篇理由。但是教職員就不成器到甘於拍學生馬屁甘於受學生奴視，這種人便不學生自治，又是甚麼了不起的人師呢。我於學生自治有句格言，以爲「凡事應由學生嚴格監督職教員職教員嚴格監督學生。」我在宣城四師個人便絕對這樣做。我一平常教員，敢信同學愛我敬我，而且有幾分怕我。沒人肯向我作一件非理的要求。因爲我沒有別的很氣，最大的很氣是辭職，是拚命。我亦知道有許多飯碗主義的職教員，他們又是所謂適應時世潮流，人云亦云的主張學生自治。所以只要有了自治會以後，便放肆忽略，乃至依阿取容，既壞校務，又供給了學生作惡機會。這種奴隸教員，死有餘辜。

又能怪學生麼？（三）學生得了權力，不能或不肯使用，結果到反亂了學校，以至學生任意要求放假，或更換教員；或受煽動鬧風潮；乃至嫖賭宴飲，愈演愈烈。這亦是一個好理由。但是我以爲正惟學生不能或不肯使用權力，故要用學生自治使他有練習養成的機會。故學生自治是學校的一種教育。學生既得了自治權，終久仍不能或不肯使用，他這仍不是不良的教育者之罪麼？中國人對於公衆的事，不勤不勇；而學生又淺薄軟弱。他們的自治成績不良，乃至有些越出軌道，本何足怪異？教職員不想爲養成民治的國民不可不悉心斟酌的輔掖指導；卻熟視無睹，甚至任他嫖賭宴飲，反立於旁觀發無責任的譏評，這簡直是教育界的蟊賊。誤人子弟。如何只顧責那些自我未發達的青年呢？

你以爲你對學生自治與我意見不能畢同，看上文或者你會不那樣想了。即以宣城四師而論，自治纔在萌芽，校規卻着實進步，彼此互相監督的力量亦漸漸大了。不是他們沒有濫用權力的地方，但隨時與以合宜的節制，實在不曾看見專制學校中所有的些怪事情。我亦極怕後來的人對他們忘記了加以節制；否則節制又不能合當，或者把自治的萌芽又壓壞了。得你此信，我

甯歉慰無旣。

不過你後面講的，各人探險路徑，可由自主，大家努力，殊途可以同歸的話，我本無可反駁。就字面說，我於同一學校中，雜揉幾個理想不合的人，各探各的險，這種辦法，我很反對，因爲這樣彼此的力量相互對消，永探不出眞路徑來。我以爲果眞理想不同，最好各辦一校，各試驗各的理想。這樣，成績的比賽，還可看出路逕。但就現在敎育實況說，這都還在打官話。現在學校中間，有幾個人眞是探險？眞是努力？既很少人知道敎育是要試驗改進的東西，亦很少人知道除了他擺先生架子，混鐘點混洋錢以外，還有甚麼事情，他們對於學生，其實只是路人。對於社會，甚至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觀念。你以爲我要他們齊其步驟，成橫隊的開步走，咳！錯了。我要我理想相同的朋友，到柳林後，齊其步驟，成橫隊的開步走則有之。因爲這樣，理想的實驗易收功效。至於這種敎育界，無論是宣城或別處，我只認爲飯碗主義的結合，久未曾把他當做敎育。我所做的事，只是盡心焉耳，並無你所擬的那些想法。總之，同辦一學校而敎育理想不同，已是苦事。甚至品格志趣亦復不同，而不能不與之爲伍，這只有羞恨慚悔，說甚麼異途同歸，以自欺而欺人呢？

換過來說，我對於這些職敎員並無甚麼深惡痛絕的心。他們好些都還是世俗的好人，只不知人是甚麼，敎育者是甚麼，所以他們貽害第二代的人，令我望之惻然痛心。他們自己不切實向上，把舊眼光來評論新敎育的活動；甚至以從前拍官僚馬屁的手段，轉而拍學生馬屁，爲一個飯碗，縱容學生作惡。反自己不認罪惡，以這歸咎於學生自治，這是如何的聰明呢？

我以爲把你原信及我此信，即登你校日刊，便用他做戰場，索性多引幾位參戰的人，好麼？否則寄舜生爲學會月刊用亦可。

代英，六，九，

中華教育界

第十一卷第三期

目錄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

中華書局發行

少年中國第三卷第五期

民國十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英文通信處如下：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81-85 Canton Road,
Shanghai, China.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定價		一角二分	一元二角
郵費	國內	二分	二角
	國外 日本	日本	與國內同
	國外 其他	其他	每册六分

（如遇特刊號價須另加）

少年中國學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